

隋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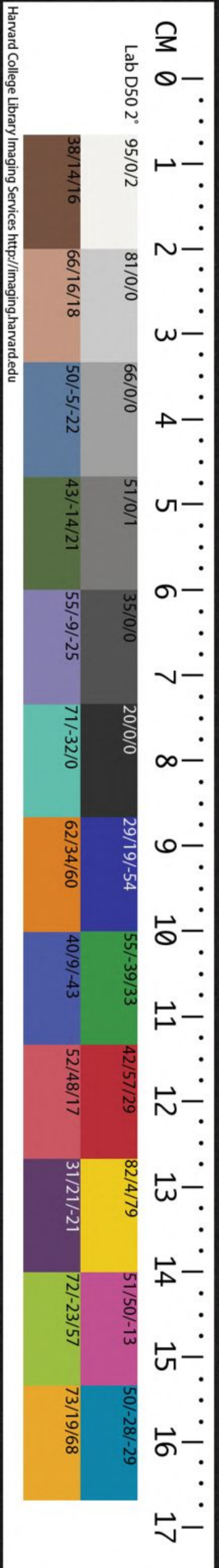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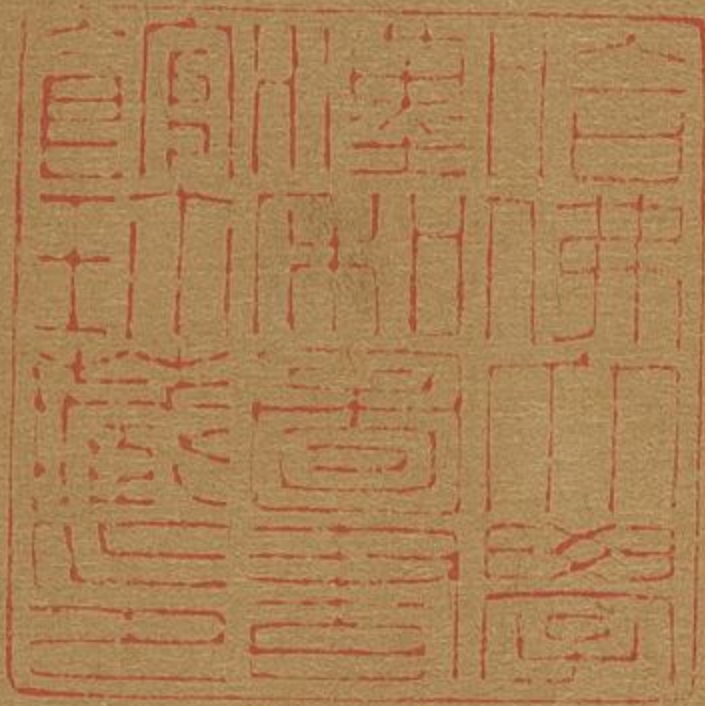
卷七十一之七十五



262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L 30 1936

2455.21



隋書卷七十一

列傳第三十六

特進臣魏徵上

塔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勅重校刊

誠節

易稱聖大人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又云立人之道曰
仁與義然則士之立身成名在乎仁義而已故仁道不
遠則殺身以成仁義重於生則捐生而取義是以龍逢
投軀於夏癸比干竭節於商辛申蒯斷臂於齊莊弘演

納肝於衛懿爰逮漢之紀信樂布晉之向雄嵇紹凡在立名之士莫不庶幾焉至於臨難忘身見危授命雖斯文不墜而行之益寡固知士之所重信在茲乎非夫內懷鐵石之心外負凌霜之節孰能安之若命赴蹈如歸者也皇甫誕等當擾攘之際踐必死之機白刃臨頸確乎不拔可謂歲寒貞栢疾風勁草千載之後懍懍如生豈獨聞彼伯夷悞夫立志亦冀將來君子有所庶幾故掇採所聞爲誠節傳

劉弘

劉弘字仲遠彭城叢亭里人魏太常卿芳之孫也少好

學有行檢重節槩仕齊行臺郎中襄城沛郡穀陽三郡太守西楚州刺史及齊亡周武帝以爲本郡太守尉迴之亂也遣其將席毗掠徐兗弘勒兵拒之以功授儀同永昌太守齊州長史志在立功不安佐職平陳之役表請從軍以行軍長史從總管吐萬緒度江以功加上儀同封濩澤縣公拜泉州刺史會高智慧作亂以兵攻州弘城守百餘日救兵不至前後出戰死亡大半糧盡無所食與士卒數百人煮犀甲腰帶及剥樹皮而食之一無離叛賊知其飢餓欲降之弘抗節彌厲賊悉衆來攻城陷爲賊所害上聞而嘉歎者久之賜物二千段子長

信襲其官爵

皇甫誕

皇甫誕字玄慮安定烏氏人也祖和魏膠州刺史父璠周隋州刺史誕少剛毅有器局周畢王引爲倉曹參軍高祖受禪爲兵部侍郎數年出爲魯州長史開皇中復入爲比部刑部二曹侍郎俱有能名遷治書侍御史朝臣無不肅憚上以百姓多流亡令誕爲河南道大使以檢括之及還奏事稱旨上甚悅令判大理少卿明年遷尚書右丞俄以母憂去職未朞起令視事尋轉尚書左丞時漢王諒爲并州總管朝廷盛選寮佐前後長史司

馬省一時名士上以誕公方著稱拜并州總管司馬總府政事一以諮之諒甚敬焉及煬帝卽位徵諒入朝諒用諮議王頌之謀發兵作亂誕數諫止諒不納誕因流涕曰竊料大王兵資無敵京師者加以君臣位定途順勢殊士馬雖精難以取勝願王奉詔入朝守臣子之節必有松喬之壽累代之榮如更遷延陷身反逆一挂刑書爲布衣黔首不可得也願察區區之心恩萬全之計敢以死請諒怒而囚之及楊素將至諒屯清源以拒之諒主簿豆盧毓出誕於獄相與協謀閉城拒諒諒襲擊破之並抗節而遇害帝以誕亡身徇國嘉悼者久之下

詔曰褒顯名節有國通規加等飾終抑惟令與并州總
管司馬皇甫誕性理淹通志懷審正効官贊務聲績克
宣值狂悖構禍凶威孔熾確殉單誠不從妖逆雖幽繫
寇手而雅志彌厲遂潛與義徒據城抗拒衆寡不敵奄
致非命可贈柱國封弘義公諡曰明子無逸嗣無逸尋
爲涇陽太守政甚有聲大業令行舊爵例除以無逸誠
義之後賜爵平輿侯入爲刑部侍郎守右武衛將軍初
漢王諒之反也州縣莫不響應有嵐州司馬陶模繁時
令敬釗並抗節不從

陶模

陶模京兆人也性明敏有器幹仁壽初爲嵐州司馬諒
旣作亂刺史喬鍾葵發兵將赴途模拒之曰漢王所圖
不軌公荷國厚恩致位方伯謂當竭誠效命以荅慈造
豈有大行皇帝梓宮未掩翻爲厲階鍾葵失色曰司馬
反邪臨之以兵辭氣不撓葵義而釋之軍吏進曰若不
斬模何以壓衆心於是囚之於獄悉掠取資財分賜黨
與及諒平煬帝嘉之拜開府授大興令楊玄感之反也
率兵從衛玄擊之以功進位銀青光祿大夫卒官

敬釗

敬釗字積善河東蒲坂人也父元約周布憲中大夫釗

仁壽中爲繁峙令甚有能名及賊至力戰城陷賊帥墨弼掠其資產而臨之以兵釗辭氣不撓弼義而止之執送於僞將喬鍾葵所鍾葵釋之署爲代州總管司馬釗正色拒之至於再三鍾葵忿然曰受命則可不然當斬釗荅曰忝爲縣宰遭逢途亂進不能保境退不能死節爲辱已多何乃復以僞官相迫也死生唯命餘非所聞鍾葵怒甚熟視釗曰卿不畏死邪復將殺之會楊義臣軍至鍾葵遽出戰因而大敗釗遂得免大業三年煬帝避暑汾陽宮代州長史柳銓司馬崔寶山上其狀付有司將加褒賞會世基奏格而止後遷朝邑令未幾終

游元

游元字楚客廣平任城人魏五更明根之玄孫也父寶藏位至太守元少聰敏年十六齊司徒徐顯秀引爲參軍事周武帝平齊之後歷壽春令譙州司馬俱有能名開皇中爲殿內侍御史晉王廣爲楊州總管以元爲法曹參軍父憂去職後爲內直監煬帝嗣位遷尚書度支郎遼東之役領左驍衛長史爲蓋牟道監軍拜朝請大夫兼治書侍御史宇文述等九軍敗績帝令元按其獄述時貴倖其子士及又尚南陽公主勢傾朝廷遣家僮造元有所請屬元不之見他日數述曰公地屬親賢腹

心是寄當咎身責已以勸事君乃遣人相造欲何所道
按之愈急仍以狀劾之帝嘉其公正賜朝服一襲九年
奉使於黎陽督運楊玄感作逆乃謂元曰獨夫肆虐天
下士大夫肝腦塗地加以陷身絕域之所軍糧斷絕此
亦天亡之時也我今親率義兵以誅無道卿意如何元
正色荅曰尊公荷國寵靈功參佐命高官重祿近古莫
儔公之弟兄青紫交映當謂竭誠盡節上荅鴻恩豈意
墳土未乾親圖反噬深爲明公不取願思禍福之端僕
有死而已不敢聞命玄感怒而囚之屢脅以兵竟不屈
節於是害之帝甚嘉歎贈銀青光祿大夫賜縑五百匹
拜其子仁宗爲正議大夫弋陽郡通守

馮慈明

馮慈明字無佚信都長樂人也父子琮仕齊官至尚書
右僕射慈明在齊以戚屬之故年十四爲淮陽王開府
參軍事尋補司州主簿進除中書舍人周武平齊授帥
都督高祖受禪開三府官除司空司倉參軍事累遷行
臺禮部侍郎晉王廣爲并州總管盛選寮屬以慈明爲
司士後歷吏部員外郎兼內史舍人煬帝卽位以母憂
去職帝以慈明始事藩邸後更在臺意甚銜之至是謫
爲伊吾鎮副未之官轉交阯郡丞大業九年被徵入朝

時兵部侍郎斛斯政亡奔高麗帝見慈明深慰勉之俄拜尚書兵曹郎加位朝請大夫十三年攝江都郡丞事李密之逼東都也詔令慈明安集漕洛追兵擊密至鄆陵爲密黨崔樞所執密延慈明於坐勞苦之因而謂曰隋祚已盡區宇沸騰吾躬率義兵所向無敵東都危急計日將下今欲率四方之衆問罪於江都卿以爲何如慈明荅曰慈明直道事人有死而已不義之言非所敢對密不悅冀其後改厚加禮焉慈明潛使人奉表江都及致書東都留守論賊形勢密知其狀又義而釋之出至營門賊帥翟讓怒曰爾爲使人爲我所執魏公相待

至厚曾無感戴寧有畏乎慈明勃然曰天子使我來正欲除爾輩不圖爲賊黨所獲我豈從汝求活耶欲殺但殺何須罵詈因謂羣賊曰汝等本無惡心因飢饉逐食至此官軍且至早爲身計讓益怒於是亂刀斬之時年六十八梁郡通守楊汪上狀帝歎惜之贈銀青光祿大夫拜其二子惇怦俱爲尚書承務郎王充推越王侗爲主重贈柱國戶部尚書昌黎郡公諡曰壯武長子忱先在東都王充破李密忱亦在軍中遂遣奴負父屍柩詣東都身不自送未幾又盛花燭納室時論醜之

張須陁

張須陁弘農閿鄉人也性剛烈有勇略弱冠從史萬歲討西爨以功授儀同賜物三百段煬帝嗣位漢王諒作亂并州從楊素擊平之加開府大業中爲齊郡丞會興遼東之役百姓失業又屬歲饑穀米踊貴須陁將開倉賑給官屬咸曰須待詔勅不可擅與須陁曰今帝在遠遣使往來必淹歲序百姓有倒懸之急如待報至當委溝壑矣吾若以此獲罪死無所恨先開倉而後上狀帝知之而不責也明年賊帥主簿聚結亡命數萬人寇掠郡內官軍擊之多不利須陁發兵拒之簿遂引軍南轉

須陁督須陁躡之及于岱山之下簿恃驟勝不設備須陁選精銳出其不意擊之簿衆大潰因乘勝斬首數千級簿收合亡散得萬餘人將北度河須陁追之至臨邑復破之斬五千餘級獲六畜萬計時天下承平日久多不習兵須陁獨勇決善戰又長於撫馭得士卒心論者號爲名將簿復北戰連豆子齟賊孫宣雅石砥閻郝孝德等衆十餘萬攻章丘須陁遣舟師斷其津濟親率馬步二萬襲擊大破之賊徒散走旣至津梁復爲舟師所拒前後狼狽獲其家累輜重不可勝計露布以聞帝大悅優詔褒揚令使者圖畫其形容而奏之其年賊裴長才石子河等衆二萬奄至城下縱兵大掠須陁未暇集

兵親率五騎與戰賊競赴之圍百餘重身中數瘡勇氣
彌厲會城中兵至賊稍却須陁督軍復戰長才敗走後
數旬賊帥秦君弘郭方預等合軍圍北海兵鋒甚銳須
陁謂官屬曰賊自恃強謂我不能救吾今速去破之必
矣於是簡精兵倍道而進賊果無備擊大破之斬數萬
級獲輜重三千兩司隸刺史裴操之上狀帝遣使勞問
之十年賊左孝友衆將十萬屯於蹲狗山須陁列八風
營以逼之復分兵扼其要害孝友窘迫面縛來降其黨
解象王良鄭大彪李暉等衆各萬計須陁悉討平之威
振東夏以功遷齊郡通守領河南道十二郡黜陟討捕

大伐俄而賊盧明月衆十餘萬將寇河北次祝阿須陁
邀擊殺數千人賊呂明星師仁恭霍小漢等衆各萬餘
擾濟北須陁進軍擊走之尋將兵拒東郡賊翟讓前後
三十餘戰每破走之轉滎陽通守時李密說讓取洛口
倉讓憚須陁不敢進密勸之讓遂與密率兵逼滎陽須
陁拒之讓懼而退須陁乘之逐北十餘里時李密先伏
數千人於林木間邀擊須陁軍遂敗績密與讓合軍圍
之須陁潰圍輒出左右不能盡出須陁躍馬入救之來
往數四衆皆敗散乃仰天曰兵敗如此何面見天子乎
乃下馬戰死時年五十二其所部兵晝夜號哭數日不

止越王侗遣左光祿大夫裴仁基招撫其衆移鎮武牢
帝令其子元備總父兵元備時在齊郡遇賊竟不果行

楊善會

楊善會字敬仁弘農華陰人也父初官至毗陵太守善
會大業中爲郟令以清正聞俄而山東飢饉百姓相聚
爲盜善會以左右數百人逐捕之往皆克捷其後賊帥
張金稱衆數萬屯于縣界屠城剽邑郡縣莫能禦善會
率勵所領與賊搏戰或日有數合每挫其鋒煬帝遣將
軍段達來討金稱善會進計於達達不能用軍竟敗焉
達深謝善會後復與賊戰進止一以謀之於是大克金

稱復引渤海賊孫宣雅高士達等衆數十萬破黎陽而
還軍鋒甚盛善會以勁兵千人邀擊破之擢拜朝請大
夫清河郡丞金稱稍更屯聚以輕兵掠冠氏善會與平
原通守楊元弘步騎數萬衆襲其本營武賁郎將王辯
軍亦至金稱釋冠氏來援因與辯戰不利善會選精銳
五百赴之所當皆靡辯軍復振賊退守本營諸軍各還
于時山東思亂從盜如市郡縣微弱相繼能抗賊
者唯善會而已前後七百餘陣未嘗負敗每恨衆寡懸
殊未能滅賊會太僕楊義臣討金稱復爲賊所敗退保
臨清取善會之策頻與決戰賊乃退走乘勝遂破其營

盡俘其衆金稱將數百人遁逃後歸漳南招集餘黨善會追捕斬之傳首行在所帝賜以尚方甲稍弓劍進拜清河通守其年從楊義臣斬漳南賊帥高士達傳首江都宮帝下詔褒揚之士達所部將竇建德自號長樂王來攻信都臨清賊王安阻兵數千與建德相影響善會襲安斬之建德既下信都復擾清河善會逆拒之反爲所敗嬰城固守賊圍之四旬城陷爲賊所執建德釋而禮之用爲具州刺史善會罵之曰老賊何敢擬議國士恨吾力劣不能擒汝等我豈是汝屠酤兒輩敢欲更相交邪臨之以兵辭氣不撓建德猶欲活之爲其部下所

請又知終不爲已用於是害之清河士庶莫不傷痛焉

獨孤盛

獨孤盛上柱國楷之弟也性剛烈有膽氣煬帝在藩盛以左右從累遷爲車騎將軍及帝嗣位以藩邸之舊漸見親待累轉爲右屯衛將軍宇文化及之作亂也裴虔通引兵至成象殿宿衛者皆釋仗而走盛謂虔通曰何物兵形勢太異也虔通曰事勢已然不預將軍事將軍慎無動盛大罵曰老賊是何物語不及被甲與左右十餘人逆拒之爲亂兵所殺越王侗稱制贈光祿大夫紀國公諡曰武節

元文都

元文都洵陽公孝矩之兄子也父孝則周小冢宰江陵
總管文都性鯁直明辯有器幹仕周爲右侍上士開皇
初授內史舍人歷庫部考功二曹郎俱有能名擢爲尚
書左丞轉太府少卿煬帝嗣位轉司農少卿司隸大夫
尋拜御史大夫坐事免未幾授太府卿帝漸任之甚有
當時之譽大業十三年帝幸江都宮詔文都與段達皇
甫無逸韋津等同爲東都留守及帝崩文都與達津等
共推越王侗爲帝侗署文都爲內史令關府儀同三司
光祿大夫左驍衛大將軍攝右翊衛將軍魯國公旣而

宇文化及立秦王浩爲帝擁兵至彭城所在響震文都
諷侗遣使通於李密密於是請降因授官爵禮其使甚
厚王充不悅因與文都有隙文都知之陰有誅充之計
侗復以文都領御史大夫充固執而止盧楚說文都曰
王充外軍一將耳本非留守之徒何得預吾事且洛口
之敗罪不容誅今者敢懷跋扈宰制時制此而不除方
爲國患文都然之遂懷奏入殿事臨發有人以告充充
時在朝堂懼而馳還舍嘉城謀作亂文都頻遣呼之充
稱疾不赴至夜作亂攻東太陽門而入拜於紫微觀下
侗遣人謂之曰何爲者充曰元文都盧楚謀相殺害請

附書卷十一 列傳 十一
斬文都歸罪司寇侗見兵勢漸盛度終不免謂文都曰
公見王將軍也文都遷延而泣侗遣其署將軍黃桃樹
執文都以出文都顧謂侗曰臣今朝亡陛下亦當夕及
侗慟哭而遣之左右莫不憫默出至興教門充令左右
亂斬之諸子並見害

盧楚

盧楚涿郡范陽人也祖景祚魏司空掾楚少有才學鯁
急口吃言語澁難大業中爲尚書右司郎當朝正色甚
爲公卿所憚及帝幸江都東都官寮多不奉法楚每存
糾舉無所迴避越王侗稱尊號以楚爲內史令左備身

將軍攝尚書左丞右光祿大夫封涿郡公與元文都等
同心勦力以輔幼主及王充作亂兵攻太陽門武衛將
軍皇甫無逸斬關逃難呼楚同去楚謂之曰僕與元公
有約若社稷有難誓以俱死今捨去不義及兵入楚匿
於大官署賊黨執之送於充所充奮袂令斬之於是鋒
刃交下支體糜碎

劉子翊

劉子翊彭城叢亭里人也父徧齊徐州司馬子翊少好
學頗解屬文性剛蹇有吏幹仕齊殿中將軍開皇初爲
南和丞累轉秦州司法參軍事十八年入考功尚書右

僕射楊素見而異之奏爲侍御史時永寧令李公孝四歲喪母九歲外繼其後父更別娶後妻至是而亡河間劉炫以無撫育之恩議不解任子翊駁之曰傳云繼母如母與母同也當以配父之尊居母之位齊杖之制皆如親母又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暮報暮者自以本生非殊親之與繼也父雖自處傍尊之地於子之情猶須隆其本重是以令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並解官申其心喪父卒母嫁爲父後者雖不服亦申心喪其繼母嫁不解官此專據嫁者生文耳將知繼母在父之室則制同親母若謂非有撫育之恩同之行路何服之有乎服旣

有之心喪焉可獨異三省令旨其義甚明今言令許不解何其甚謬且後人者爲其父母暮未有變隔以親繼親繼旣等故知心喪不殊服問云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豈不以出母族絕推而遠之繼母配父引而親之乎子思曰爲伋也妻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是不爲白也母定知服以名重情因父親所以聖人敦之以孝慈弘之以名義是使子以名服同之親母繼以義報等之已生如謂繼母之來在子出之後制有淺深者考之經傳未見其文譬出後之人所後者初亡後之者始至此復可以無撫育之恩而不服重乎昔長沙人王苾漢末

爲上計請京師旣而吳魏隔絕恣於內國更娶生子昌
恣死後爲東平相始知吳之母亡便情繫居重不攝職
事于時議者不以爲非然則繼母之與前母於情無別
若要以撫育始生服制王昌復何足云平又晉鎮南將
軍羊祜無子取弟子伊爲子祜薨伊不服重祜妻表聞
伊辭曰伯生存養已伊不敢違然無父命故還本生尚
書彭禮議子之出養必由父命無命而出是爲叛子於
是下詔從之然則心服之制不得緣恩而生也論云禮
者稱情而立文仗義而設教還以此義諭彼之情稱情
者稱如母之情仗義者仗爲子之義名義分定然後能

尊父順名崇禮篤敬苟以母養之恩始成母子則恩由
彼至服自己來則慈母如母何得待父命又云繼母慈
母本實路人臨已養已同之骨血若如斯言子不由父
縱有恩育得如母乎其慈繼雖在三年之下而居齊菴
之上禮有倫例服以稱情繼母本以名服豈藉恩之厚
薄也至於兄弟之子猶子也私昵之心實殊禮服之制
無二彼言以輕如重自以不同此謂如重之辭卽同重
法若使輕重不等何得爲如律云准枉法者但准其罪
以枉法論者卽同真法律以弊刑禮以設教准者准擬
之名以者卽真之稱如以二字義用不殊禮律兩文所

防是一將此明彼足見其義取譬伐柯何遠之有又論云取子爲後者將以供承祧廟奉養已身不得使宗子歸其故宅以子道事本父之後妻也然本父後妻因父而得母稱若如來旨本父亦可無心喪乎何直父之後妻論又云禮言舊君其尊豈復君乎已去其位非復純臣須言舊以殊之別有所重非復純孝故言其已見之目以其父之文是名異也此又非通論何以言之其舊訓殊所用亦別舊者易新之稱其者因彼之辭安得以相類哉至如禮云其父析薪其子不克負荷傳云衛雖小其君在焉若其父而有異其君復有異乎斯不然矣

斯不然矣今炫敢違禮乖令侮聖干法使出後之子無情於本生名義之分有虧於風俗徇飾非於明世彊媒蘖於禮經雖欲揚已露才不覺言之傷理事奏竟從子翊之議仁壽申爲新豈令有能名大業三年除大理正甚有當時之譽擢授治書侍御史每朝廷疑議子翊爲之辯析多出衆人意表從幸江都值天下大亂帝猶不悟子翊田侍切諫由是忤旨令子翊爲丹陽留守尋遣於上江督運爲賊吳棊子所虜子翊說之因以衆首復遣領首賊清江遇煬帝被殺賊知而告之子翊弗信斬所言者賊又欲請以爲主子翊不從羣賊執子翊至臨

隋書卷五十一 列傳 十六
川城下使告城中云帝已崩子翊反其言於是見害時
年七十

堯君素

堯君素魏郡湯陰人也煬帝爲晉王時君素以左右從
及嗣位累遷鷹擊郎將太業之末盜賊蜂起人多流亡
君素所部獨全後從驍衛大將軍屈突通拒義兵於河
東俄而通引兵南遁以君素有膽略署領河東通守義
師遣將呂紹宗常義節等攻之不剋及通軍敗至城下
呼之君素見通歔歔流涕悲不自勝左右皆哽咽通亦
泣下霑襟因謂君素曰吾軍已敗義旗所指莫不響應

事勢如此卿當早降以取富貴君素荅曰公當瓜牙之
寄爲國大臣主上委公以關中代王付公以社稷國祚
隆替懸之於公柰何不思報効以至於此縱不能遠慙
主上公所乘馬卽代王所賜也公何面目乘之哉通曰
吁君素我力屈而來君素曰方今力猶未屈何用多言
通慙而退時圍甚急行李斷絕君素乃爲木鵝置表於
頸具論事勢浮之黃河公流而下河陽守者得之達于
東都越王侗見而歎息於是承制拜君素爲金紫光祿
大夫密遣行人勞苦之監門直閣龐玉武衛將軍皇甫
無逸前後自東都歸義俱造城下爲陳利害大唐又賜

金券待以不死君素卒無降心其妻又至城下謂之曰
隋室已亡天命有屬君何自苦身取禍敗君素曰天下
事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君素亦知事必不
濟然要在守死不易每言及國家未嘗不歔歔嘗謂將
士曰吾是藩邸舊臣累蒙獎擢至於大義不得不死今
穀支數年食盡此穀足知天下之事必若隋室傾敗天
命有歸吾當斷頭以付諸君也時百姓苦隋日久及逢
義舉人有息肩之望然君素善於統領下不能叛歲餘
頗得外生口城中微知江都傾覆又糧食乏絕人不聊
生男女相食衆心離駭白虹降於府門兵器之端夜皆

光見月餘君素爲左右所害

陳孝意

河東陳孝意少有志尚弱冠以貞介知名大業初爲魯
郡司法書佐郡內號爲廉平太守蘇威嘗欲殺一囚孝
意固諫至於再三威不許孝意因解衣請先受死良久
威意乃解謝而遣之漸加禮敬及威爲納言奏孝意爲
侍御史後以父憂去職居喪過禮有白鹿馴擾其廬時
人以爲孝感之應未暮起授鴈門郡丞在郡菜食齋居
朝夕哀臨每一發聲未嘗不絕倒柴毀骨立見者哀之
于時政刑日紊長吏多贓汙孝意清節彌厲發姦擿伏

動若有神吏民稱之煬帝幸江都馬邑劉武周殺太守
王仁恭舉兵作亂孝意率兵與武賁郎將王智辯討之
戰於下館城反爲所敗武周遂轉攻傍郡百姓兇兇將
懷叛逆前郟丞楊長仁鴈門令王確等並桀黠爲無賴
所歸謀應武周孝意陰知之族滅其家郡中戰慄莫敢
異志俄而武周引兵來攻孝意拒之每致克捷但孤城
獨守外無聲援孝意執志誓以必死每遣使江都道路
隔絕竟無報命孝意亦知帝必不反每每日暮向詔勅
庫俯伏流涕悲動左右圍城百餘日糧盡爲校尉張倫
所殺以城歸武周

張季珣

京兆張季珣父祥少爲高祖所知其後引爲丞相參軍
事開皇中累遷并州司馬仁壽末漢王諒舉兵反遣其
將劉建略地燕趙至井陘祥勒兵拒守建攻之復縱火
燒其郭下祥見百姓驚駭其城側有西王母廟祥登城
望之再拜號泣而言曰百姓何罪致此焚燒神其有靈
可降雨相救言訖廟上雲起須臾驟雨其火遂滅士卒
感其至誠莫不用命城圍月餘李雄援軍至賊遂退走
以功授開府歷汝州刺史靈武太守入爲都水監卒官
季珣少慷慨有志節大業末爲鷹擊郎將其府據箕山

為固與洛口連接及李密翟讓攻陷倉城遣人呼之季
珣罵密極口密怒遣兵攻之連年不能克時密眾數十
萬在其城下季珣四面阻絕所領不過數百人而執志
彌固誓以必死經三年資用盡樵蘇無所得撤屋而爨
人皆穴處季珣撫巡之一無離叛糧盡士卒羸病不能
拒戰遂為所陷季珣坐聽事顏色自若密遣兵禽送之
羣賊曳季珣令拜密季珣曰吾雖為敗軍之將猶是天
子爪牙之臣何容拜賊也密壯而釋之翟讓從之求金
不得遂殺之時年二十八其弟仲琰大業末為上洛令
及義兵起率吏人城守部下殺之以歸義仲琰弟琮為
千牛左右宇文化及之亂遇害季珣家素忠烈兄弟俱
死國難論者賢之

松贊

北海松贊性剛烈重名義為石門府隊正大業末有賊
楊厚擁徒作亂來攻北海縣贊從郡兵討之贊輕騎覘
賊為厚所獲厚令贊謂城中云郡兵已破宜早歸降贊
偽許之既至城下大呼曰我是松贊為官軍覘賊邂逅
被執非力屈也今官軍大來並已至矣賊徒寡弱且暮
擒剪不足為憂賊以刀築贊口引之而去毆擊交下贊
罵厚曰老賊何敢致辱賢良禍自及也言未卒賊已斬

斷其腰城中望之莫不流涕扼腕銳氣益倍北海卒完
煬帝遣戶曹郎郭子賤討厚破之以贖亡身殉節嗟悼
不已上表奏之優詔褒揚贈朝散大夫本郡通守
史臣曰古人以天下至大方身則小生爲重矣比義則
輕然則死有重於太山生以理全者也生有輕於鴻毛
死與義合者也然死不可追生無再得故處不失節所
以爲難

隋書卷七十一終

隋書卷七十二

列傳第三十七

特進臣魏徵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勅重校刊

孝義

孝經云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論語云君
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呂覽云
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萬事之綱紀也執一術而百善
至百邪去天下順者其唯孝乎然則孝之爲德至矣其

為道遠矣其化人深矣故聖帝明王行之於四海則與
天地合其德與日月齊其明諸侯卿大夫行之於國家
則永保其宗社長守其祿位匹夫匹婦行之於閭閻則
播徽烈於當年揚休名於千載此皆資純至以感物故
聖哲之所重田翼郎方貴等闕稽古之學無俊偉之才
並能任其自然情無矯飾篤於天性勤其四體竭股肱
之力盡愛敬之心自足膝下之歡忘懷軒冕之貴不言
之化人神通感雖或位登台輔爵列王侯祿積萬鍾馬
踰千駟死之日曾不得與斯人之徒隸齒孝之大也不
其然乎故述其所行為孝義傳

陸彥師

陸彥師字雲房魏郡臨漳人祖希道魏定州刺史父子
彰中書監彥師少有行檢為邦族所稱長而好學解屬
文魏襄城王元旭引為參軍事以父艱去職哀毀殆不
勝喪與兄卬廬於墓次負土成墳公卿重之多就墓側
存問晦朔之際車馬不絕齊文宣聞而嘉歎旌表其閭
號其所住為孝終里中書令河間邢邵表薦之未報彭
城王浹為司州牧召補主簿後歷中外府東閣祭酒兄
卬當襲父始平侯以彥師昆弟中最幼表讓封焉彥師
固辭而止時稱友悌孝義總萃一門遷中書舍人尋轉

通直散騎侍郎每陳使至必令高選主客彥師所接對者前後六輩歷中書黃門侍郎以不阿宦者遇讒出爲中山太守有惠政數年徵爲吏部郎中周武平齊授載師下大夫宣帝時轉少納言賜爵臨水縣男奉使幽薊俄而高祖爲丞相彥師遇疾請假還鄴尉迴將爲亂彥師微知之遂委妻子潛歸長安高祖嘉之授內史下大夫拜上儀同高祖受禪拜尚書左丞進爵爲子彥師素多病未幾以務劇病動乞解所職有詔聽以本官就第歲餘轉吏部侍郎隋承周制官無清濁彥師在職凡所任人頗甄別於士庶論者美之後復以病出爲汾州刺史

史卒官

田德懋

田德懋觀國公仁恭之子也少以孝友著名開皇初以父軍功賜爵平原郡公授太子千牛備身丁父艱哀毀骨立廬於墓側負土成墳上聞而嘉之遣員外散騎侍郎元志就吊焉復降璽書曰皇帝謝田德懋知在窮疾哀毀過禮倚廬墓所負土成墳朕孝理天下思弘名教復與汝通家情義素重有聞孝感嘉歎兼深春日暄和氣力何似宜自抑割以禮自存也并賜縑二百匹米百石復下詔表其門閭後歷太子舍人義州司馬大業中

爲給事郎尚書駕部郎卒官

薛濬

薛濬字道贖刑部尚書內陽公胄之從祖弟也父琰周渭南太守濬少喪父早孤養母以孝聞幼好學有志行尋師於長安時初平江陵何妥歸國見而異之授以經業周天和中襲爵虞城侯歷納言上士新豐令開皇初擢拜尚書虞部侍郎尋轉考功侍郎帝聞濬事母至孝以其母老賜輿服机杖四時珍味嘗時榮之後其母疾濬貌甚憂瘁親故弗之識也暨丁母艱詔鴻臚監護喪事歸葬夏陽于時隆冬極寒濬衰絰徒跣冒犯霜雪自

京及鄉五百餘里足凍墮指瘡血流離朝野爲之傷痛州里賙助一無所受尋起令視事濬屢陳誠款請終喪制優詔不許及至京上見其毀瘠過甚爲之改容顧謂羣臣曰吾見薛濬哀毀不覺悲感傷懷嗟異久之濬竟不勝喪病且卒其弟謨時爲晉王府兵曹參軍事在揚州濬遺書與謨曰吾以不造幼丁艱酷窮遊約處屢絕簞瓢晚生早孤不聞詩禮賴奉先人貽厥之訓獲稟母氏聖善之規負笈裹糧不憚艱遠從師就業欲罷不能砥行厲心困而彌篤服膺教義爰至長成自釋未登朝于茲二十三年矣雖官非聞達而祿喜逮親庶保期頤

得終色養何圖精誠無感禍酷荐臻兄弟俱被奪情苦
廬靡甲哀訴不用扣心泣血實氣摧魂者也既而瘡巨
豐深不勝荼毒啓手啓足幸及全歸使夫死而有知得
從先人於地下矣豈非至願哉但念爾伶俜孤宦遠在
邊服顧此恨恨如何可言適已有書冀得與汝面訣忍
死待汝已歷一旬汝既未來便成今古緬然永別爲恨
何言勉之哉勉之哉書成時年四十二有司以聞高祖
爲之屑涕降使齎冊書弔祭曰皇帝咨故考功侍郎薛
濬於戲惟爾操履貞和器業詳敏允膺列宿勤饗克彰
及遭私艱奄從毀滅嘉爾誠孝感于朕懷僉與酌有加抑

惟朝典故遣使人指申往命魂而有靈歆茲榮渥嗚呼
哀哉濬性清儉死之日家無遺資濬初爲童兒時與宗
中諸兒遊戲于澗濱見一黃蛇有角及足召羣兒共視
了無見者濬以爲不祥歸大憂悴母逼而問之濬以實
對時有胡僧詣宅乞食濬母怖而告之僧曰此乃兒之
吉應且是兒也早有名位然壽不過六七耳言終而出
忽然不見時咸異之既而終於四十二六七之言於是
驗矣子乾福武安郡司倉書佐

王頌

王頌字景彥太原祁人也祖神念梁左衛將軍父僧辯

太尉頌少儻有文武幹局其父平侯景留頌質於荊州遇元帝爲周師所陷頌因入獄其父爲陳武帝所殺號慟而絕食頃乃蘇哭泣不絕聲毀瘠骨立至服闋常布衣蔬食藉藁而卧周明帝嘉之召授左侍上士累遷漢中太守尋拜儀同三司開皇初以平蠻功加開府封蛇丘縣公獻取陳之策上覽而異之召與相見言畢而歔歔上爲之改容及大舉伐陳頌自請行率徒數百人從韓擒先鋒夜濟力戰被傷恐不堪復鬪悲感嗚咽夜中因墜夢有人授藥比寤而瘡不痛時人以爲孝感及陳滅頌各召父時士卒得千餘人對之涕泣其間壯

士或問頌曰郎君來破陳國滅其社稷讎耻已雪而悲哀不止者將爲霸先早死不得手刃之邪請發其丘壟斲櫬焚骨亦可申孝心矣頌頓頽陳謝額盡流血荅之曰某爲帝王墳塋甚大恐一宵發掘不及其屍更至明朝事乃彰露若之何諸人請具鍤鍤一旦皆萃於是夜發其陵剖棺見陳武帝鬚並不落其本皆出自骨中頌遂焚骨取灰投水而飲之旣而自縛歸罪於晉王王表其狀高祖曰朕以義平陳王頌所爲亦孝義之道也朕何可罪之合而不問有司錄其戰功將加柱國賜物五千段頌固辭曰臣緣國威靈得雪怨耻本心徇私非是

爲國所加官賞終不敢當高祖從之拜代州刺史甚有
惠政母憂去職後爲齊州刺史卒官時年五十二弟頗
見文學傳

楊慶

楊慶字伯悅河間人也祖玄父剛並以至孝知名慶美
姿儀性辯慧年十六齊國子博士徐遵明見而異之及
長頗涉書記年二十五郡察孝廉以侍養不行其母有
疾不解襟帶者七旬及居母憂哀毀骨立負土成墳齊
文宣帝表其門閭賜帛三十匹絲十屯粟五十石高祖
受禪屢加褒賞擢授儀同三司版授平陽太守年八十

五終於家

郭雋

郭雋字弘文太原文水人也家門雍睦七葉共居犬豕
同乳烏鵲通巢時人以爲義感之應州縣上其事上遣
平昌公宇文弼詣其家勞問之治書御史柳彧巡省河
北表其門閭漢王諒爲并州總管聞而嘉歎賜兄弟二
十餘人衣各一襲

田翼

田翼不知何許人也性至孝養母以孝聞其後母卧疾
歲餘翼親易燥濕母食則食母不食則不食母患暴痢

翼謂中毒遂親嘗惡及母終翼一慟而絕其妻亦不勝哀而死鄉人厚共葬之

紐回

紐回字孝政河東安邑人也性至孝周武成中父母喪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廬前生麻一株高丈許圍之合拱枝葉鬱茂冬夏恒青有烏棲其上回舉聲哭烏卽悲鳴時人異之周武帝表其閭擢授甘棠令開皇初卒子士雄少質直孝友喪父復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其庭前有一槐樹先甚鬱茂及士雄居喪樹遂枯死服闋還宅死樹復榮高祖聞之歎其父子至孝下詔褒揚號其所居

爲系德里

劉士雋

劉士雋彭城人也性至孝丁母喪絕而復蘇者數矣勺飲不入口者七日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列植松柏狐狼馴擾爲之取食高祖受禪表其門閭

郎方貴

郎方貴淮南人也少有志而與從父弟雙貴同居開皇中方貴嘗因出行遇雨淮水汎長於津所寄渡船人怒之槳方貴臂折至家其弟雙貴驚問所由方貴具言之雙貴恚恨遂向津毆擊船人致死守津者執送之縣官

隋書卷七十二 列傳 八
案問其狀以方貴爲首當死雙貴從坐當流兄弟二人爭爲首坐縣司不能斷送詣州兄弟各引咎州不能定二人爭欲赴水而死州狀以聞上聞而異之特原其罪表其門閭賜物百段後爲州主簿

翟普林

翟普林楚丘人也性仁孝事親以孝聞州郡辟命皆固辭不就躬耕邑養鄉鄰謂爲楚丘先生後父母疾親易燥濕不解衣者七旬大業初父母俱終哀毀殆將滅性廬於墓側負土爲墳盛冬不衣縉絮唯著單練而已家有一烏犬隨其在墓若普林哀臨犬亦悲號見者嗟異焉有二鵲巢其廬前柏樹每入其廬馴狎無所驚懼大業中司隸巡察奏其孝感擢授孝陽令

李德饒

李德饒趙郡柏人人也祖徹魏尚書右丞父純開皇中爲介州長史德饒少聰敏好學存至性宗黨咸敬之弱冠爲校書郎仍直內史省參掌文翰轉監察御史糾正不避貴戚大業三年遷司隸從事每巡四方理雪冤枉褒揚孝悌雖位秩未通其德行爲當時所重凡與交結皆海內髦彥性至孝父母寢疾輒終日不食十旬不解衣及丁憂水漿不入口五日哀慟歐血數升及送葬之

日會仲冬積雪行四十餘里單縗徒跣號踴幾絕會葬者千餘人莫不爲之流涕後甘露降於庭樹有鳩巢其廬納言楊達巡省河北詣其廬弔慰之因改所居村名孝敬村里爲和順里後爲金河長未之官值羣盜蜂起賊帥格謙孫宣雅等十餘頭聚衆於渤海時有勅許其歸首謙等懼不敢降以德饒信行有聞遣使奏曰若使德饒來者卽相率歸首帝於是遣德饒往渤海慰諭諸賊行至冠氏會他盜攻陷縣城德饒見害其弟德侶性重然諾大業末爲離石郡司法書佐太守楊子崇特禮之及義兵起子崇遇害棄尸城下德侶赴哭盡哀收瘞之至介休詣義師請葬子崇大將軍嘉之因贈子崇令德侶爲使者往離石禮葬子崇焉

華秋

華秋汲郡臨河人也幼喪父事母以孝聞家貧傭賃爲養其母遇患秋容貌毀悴鬚鬢頓改州里咸嗟異之及母終之後遂絕櫛沐髮盡禿落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有人欲助之者秋輒拜而止之大業初調狐皮郡縣大獵有一兔人逐之奔入秋廬中匿秋膝下獵人至廬所異而免之自爾此兔常宿廬中馴其左右郡縣嘉其孝感具以狀聞煬帝降使勞問表其門閭後羣盜起常往來

廬之左右咸相誡曰勿犯孝子鄉人賴秋而全者甚衆
徐孝肅

徐孝肅汲郡人也宗族數千家多以豪侈相尚唯孝肅
性儉約事親以孝聞雖在幼齒宗黨間每有爭訟皆至
孝肅所平論之爲孝肅所短者無不引咎而退孝肅早
孤不識父及長問其母父狀因求畫工圖其形像構廟
置之而定省焉朔望享祭養母至孝數十年家人未見
其有忿恚之色及母老疾孝肅親易燥濕憂悴數年見
有無不悲悼母終孝肅茹蔬飲水盛冬單縗髮瘠骨立
父母父母墓皆負土成墳廬於墓所四十餘載被髮

徒跣遂以身終其弟德備聰敏通涉五經河朔間
儒者德備終子處默又廬於墓側奕葉稱孝焉
史臣曰昔者弘愛敬之理必藉王公大人近古敦孝友
之情多茅屋之下而彥師道隕或家傳纓冕或身誓山
河遂乃負土成墳致毀滅性雖乖先王之制亦觀過以
知仁矣郎貴昆弟爭死而身全田翼夫妻俱喪而名
德饒仁懷羣盜侶義感興王亦足稱也紐回劉雋
翟林華秋之輩或茂草嘉樹榮枯於庭宇或走獸
馴狎於廬墓非夫孝悌之至通於神明者乎

居單父賈琮之牧冀州文翁之爲蜀郡皆可以恤其災
患導以忠厚因而利之惠而不費其暉映千祀聲芳不
絕夫何爲哉用此道也然則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皆
在所由化之而已故有無能之吏無不可化之人高祖
膺運撫圖除凶靜亂日旰忘食思邁前王然不敦詩書
不尚道德專任法令嚴察臨下吏存苟免罕聞寬惠乘
時射利者多以一切求名暨煬帝嗣興志存遠略車轍
馬跡將徧天下綱紀弛紊四維不張其或善於侵漁彊
擢其或顧名節存綱紀抑效攘之心以從百姓之欲者
則謂之附下旋及誅夷夫吏之侵漁得其所欲雖重其
禁猶或爲之吏之清平失其所欲雖崇其賞猶或不爲
况於上賞其姦下得其欲求其廉潔不亦難乎彥光等
立嚴察之朝屬昏狂之主執心平允終行仁恕餘風遺
愛沒而不忘寬惠之音足以傳於來葉故列其行事以
繫循吏之篇爾

梁彥光

梁彥光字脩芝安定烏氏人也祖茂魏秦華二州刺史
父顯周荊州刺史彥光少岐嶷有至性其父每謂所親
曰此兒有風骨當興吾宗七歲時父遇篤疾醫云餌五

石可愈時求紫石英不得彥光憂瘁不知所爲忽於園中見一物彥光所不識怪而持歸卽紫石英也親屬咸異之以爲至孝所感魏大統末入太學略涉經史有規檢造次必以禮解褐祕書郎時年十七周受禪遷舍人上士武帝時累遷小馭下大夫母憂去職毀瘁過禮未幾起令視事帝見其毀甚嗟歎久之頻蒙慰諭後轉小內史下大夫建德中爲御正下大夫從帝平齊以功授開府陽城縣公邑千戶宣帝卽位拜華州刺史進封華陽郡公增邑五百戶以陽城公轉封一子尋進位上大將軍遷御正上大夫俄拜柱國青州刺史屬帝崩不之

官及高祖受禪以爲岐州刺史兼領岐州宮監增邑五百戶通前二千戶甚有惠政嘉禾連理出於州境開皇二年上幸岐州悅其能乃下詔曰賞以勸善義兼訓物彥光操履平直識用凝遠布政岐下威惠在人廉慎之譽聞於天下三載之後自當遷陟恐其匱乏且宜旌善可賜粟五百斛物三百段御傘一枚庶使有感朕心日增其美四海之內凡曰官人慕高山而仰止聞清風而自勵未幾又賜錢五萬後數歲轉相州刺史彥光前在岐州其俗頗質以靜鎮之合境大化奏課連最爲天下第一及居相如部岐州法鄴都雜俗人多變詐爲之作

歌稱其不能理化上聞而遣之竟坐免歲餘拜趙州刺史彥光言於上曰臣前待罪相州百姓呼爲戴帽餉臣自分廢黜無復衣冠之望不謂天恩復垂收採請復爲相州改絃易調庶有以變其風俗上荅隆恩上從之復爲相州刺史豪猾者聞彥光自請而來莫不嗤笑彥光下車發摘姦隱有若神明於是狡猾之徒莫不潛竄合境大駭初齊亡後衣冠士人多遷關內唯技巧商販及樂戶之家移實州郭由是人情險詖妄起風謠訴訟官人萬端千變彥光欲革其弊乃用秩俸之物招致山東大儒每鄉立學非聖哲之書不得教授常以季月召集

之親臨策試有勤學異等聰令有聞者升堂設饌其餘並坐廊下有好諍訟惰業無成者坐之庭中設以草屣及大比當舉行賓貢之禮又於郊外祖道并以財物資之於是人皆尅勵風俗大改有滏陽人焦通性酗酒事親禮闕爲從弟所訟彥光弗之罪將至州學令觀於孔子廟于時廟中有韓伯瑜母杖不痛哀母力弱對母悲泣之像通遂感悟旣悲且媿若無自容彥光訓諭而遣之後改過勵行卒爲善士以德化人皆此類也吏人感悅略無諍訟後數歲卒官時年六十贈冀定青瀛四州刺史諡曰襄子文謙嗣文謙弘雅有父風以上柱國嫡

隋書卷七十三 列傳 四
子例授儀同開皇十五年拜上州刺史煬帝卽位轉饒
州刺史歲餘爲鄱陽太守稱爲天下之最徵拜戶部侍
郎遼東之役領武賁郎將尋以本官兼檢校太府衛尉
二少卿明年又領武賁郎將爲盧龍道軍副會楊玄感
作亂其弟武賁郎將玄縱先隸文謙玄感反問未至而
玄縱逃走文謙不之覺坐是配防桂林而卒時年五十
六少子文讓初封陽城縣公後爲鷹揚郎將從衛玄擊
楊玄感於東都力戰而死贈通議大夫

樊叔略

樊叔略陳留人也父歡仕魏爲南兗州刺史阿陽侯屬

高氏專權將謀興復之計爲高氏所誅叔略時在髫鬣
遂被腐刑給使殿省身長九尺志氣不凡頗爲高氏所
忌內不自安遂奔關西周太祖見而器之引置左右尋
授都督襲爵爲侯大冢宰宇文護執政引爲中尉叔略
多計數曉習時事護漸委信之兼督內外累遷驃騎大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護誅後齊王憲引爲園苑監時憲
素有吞關東之志叔略因事數進兵謀憲甚奇之建德
五年從武帝伐齊叔略部率精銳每戰身先士卒以功
加上開府進封清鄉縣公邑千四百戶拜汴州刺史號
爲明決宣帝時於洛陽營建東京以叔略有巧思拜營

隋書卷之十三 及傳 五
構監宮室制度皆叔略所定功未就而帝崩尉迥之亂
高祖令叔略鎮大梁迥將宇文威來寇叔略擊走之以
功拜大將軍復爲汴州刺史高祖受禪加位上大將軍
進爵安定郡公在州數年甚有聲譽鄴都俗薄號曰難
化朝廷以叔略所在著稱遷相州刺史政爲當時第一
上降璽書褒美之賜物三百段粟五百石班示天下百
姓爲之語曰智無窮清鄉公上下正樊安定徵拜司農
卿吏人莫不流涕相與立碑頌其德政自爲司農凡種
植叔略別爲條制皆出人意外朝廷有疑滯公卿所未
能決者叔略輒爲評理雖無學術有所依據然師心獨
見闡與理合甚爲上所親委高顛楊素亦禮遇之叔略
雖爲司農往往叅督九卿事性頗豪侈每食必方丈備
水陸十四年從祠太山行至洛陽上令錄囚徒具狀將
奏晨起至獄門於馬上暴卒時年五十九上悼惜久之
贈亳州刺史諡曰襄

趙軌

趙軌河南雒陽人也父肅魏廷尉卿軌少好學有行檢
周蔡王引爲記室以清苦聞遷衛州治中高祖受禪轉
齊州別駕有能名其東鄰有桑甚落其家軌遣人悉拾
還其主誠其諸子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機杼之物

不願侵人汝等宜以爲誠在州四年考績連最持節使
者郟陽公梁子恭狀上高祖嘉之賜物三百段米三百
石徵軌入朝父老相送者各揮涕曰別駕在官水火不
與百姓交是以不敢以壺酒相送公清若水請酌一杯
水奉餞軌受而飲之既至京師詔與奇章公牛弘撰定
律令格式時衛王爽爲原州總管上見爽年少以軌所
在有聲授原州總管司馬在道夜行其左右馬逸入田
中暴人禾軌駐馬待明訪禾主酬直而去原州人吏聞
之莫不改操後數年遷硤州刺史撫緝萌夷甚有恩惠
尋轉壽州總管長史芍陂舊有五門堰蕪穢不修軌於
是勸課人吏更開三十六門灌田五千餘頃人賴其利
秩滿歸鄉里卒于家時年六十二子弘安弘智並無名

房恭懿

房恭懿字慎言河南洛陽人也父謨齊吏部尚書恭懿
性沉深有局量達於從政仕齊釋褐開府參軍事歷平
恩令濟陰守並有能名會齊亡不得調尉迴之亂恭懿
預焉迴敗廢于家開皇初吏部尚書蘇威薦之授新豐
令政爲三輔之最上聞而嘉之賜物四百段恭懿以所
得賜分給窮乏未幾復賜米三百石恭懿又以賑貧人
上聞而止之時雍州諸縣令每朔朝謁上見恭懿必呼

至榻前訪以理人之術蘇威重薦之超授澤州司馬有
異績賜物百段良馬一匹遷德州司馬在職歲餘盧愷
復奏恭懿政爲天下之最上甚異之復賜百段因謂諸
州朝集使曰如房恭懿志存體國愛養我百姓此乃上
天宗廟之所祐助豈朕寡薄能致之乎朕卽拜爲刺史
豈止爲一州而已當令天下模範之卿等宜師教也上
又曰房恭懿所在之處百姓視之如父母朕若置之而
不賞上天宗廟其當責我內外官人宜知我意於是下
詔曰德州司馬房恭懿出宰百里毗贊二藩善政能官
標映倫伍班條按部寔允僉屬委以方岳聲實俱美可
使持節海州諸軍事海州刺史未幾會國子博士何妥
奏恭懿尉迴之黨不當仕進威愷二人朋黨曲相薦舉
上大怒恭懿竟得罪配防嶺南未幾徵還京師行至洪
州遇患卒論者于今寬之

公孫景茂

公孫景茂字元蔚河間阜城人也容貌魁梧少好學博
涉經史在魏察孝廉射策甲科爲襄城王長史兼行參
軍遷太常博士多所損益時人稱爲書庫後歷高唐令
大理正俱有能名及齊滅周武帝聞而召見與語器之
授濟北太守以母憂去職開皇初詔徵入朝訪以政術

拜汝南太守郡廢轉曹州司馬在職數年以老病乞骸骨優詔不許俄遷息州刺史法令清靜德化大行時屬平陳之役征人在路有疾病者景茂撤減俸祿爲饘粥湯藥分賑濟之賴全活者以千數上聞而嘉之詔宣告天下十五年上幸洛陽景茂謁見時年七十七上命升殿坐問其年幾景茂以實對上哀其老嗟嘆久之景茂再拜曰呂望八十而遇文王臣踰七十而逢陛下上甚悅賜物三百段詔曰景茂脩身潔已耆宿不虧作牧化人聲績顯著年終考校獨爲稱首宜升戎秩兼進藩條可上儀同三司伊州刺史明年以疾徵吏人號泣於道及疾愈復乞骸骨又不許轉道州刺史悉以秩俸買牛犢雞猪散惠孤弱不自存者好單騎巡人家至戶入閤視百姓產業有脩理者於都會時乃褒揚稱述如有過惡隨卽訓導而不彰也由是人行義讓有無均通男子相助耕耘婦人相從紡績大村或數百戶皆如一家之務其後請致事上優詔聽之仁壽中上明公楊紀出使河北見景茂神力不衰還以狀奏於是就拜淄州刺史賜以馬輦便道之官前後歷職皆有德政論者稱爲良牧大業初卒官年八十七諡曰康身死之日諸州人吏赴喪者數千人或不及葬皆望墳慟哭野祭而去

辛公義

辛公義隴西狄道人也祖徽魏徐州刺史父季慶青州刺史公義早孤爲母氏所養親授書傳周天和中選良家子任太學生以勤苦著稱武帝時召入露門學令受道義每月集御前令與大儒講論數被嗟異時輩慕之建德初授宣納中士從平齊累遷掌治上士掃寇將軍高祖作相授內史上士參掌機要開皇元年除主客侍郎攝內史舍人事賜爵安陽縣男邑二百戶每陳使來朝常奉詔接宴轉駕部侍郎使往江陵安輯邊境七年使勾檢諸馬牧所獲十餘萬匹高祖喜曰唯我公義奉

國罄心從軍平陳以功除岷州刺史土俗畏病若一人有疾卽合家避之父子夫妻不相看養孝義道絕由是病者多死公義患之欲變其俗因分遣官人巡檢部內凡有疾病皆以牀輿來安置聽事暑月疫時病人或至數百廳廊悉滿公義親設一榻獨坐其間終日連夕對之理事所得秩俸盡用市藥爲迎醫療之躬勸其飲食於是悉差方召其親戚而諭之曰死生由命不關相着前汝弃之所以死耳今我聚病者坐卧其間若言相染那得不死病兒復差汝等勿復信之諸病家子孫慙謝而去後人有遇病者爭就使君其家無親屬因留養之

始相慈愛此風遂革合境之內呼爲慈母後遷牟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囚露坐牢側親自驗問十餘日間決斷咸盡方還大廳受領新訟皆不立文案遣當直佐寮二人側坐訊門事若不盡應須禁者公義卽宿廳事終不還閤人或諫之曰此事有程使君何自苦也荅曰刺史無德可以導人尚令百姓係於囹圄豈有禁人在獄而心自安乎罪人聞之咸自歎服後有欲諍訟者其鄉閭父老遽相曉曰此蓋小事何忍勤勞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時山東霖雨自陳汝至于滄海皆苦水災境內犬牙獨無所損山出黃銀獲之以獻詔水部郎婁蔚就公義禱焉乃聞空中有金石絲竹之響仁壽元年追充揚州道黜陟大使豫章王暕恐其部內官寮犯法未入州境預令屬公義公義荅曰奉詔不敢有私及至揚州皆無所縱拾陳銜之及煬帝卽位揚州長史王弘入爲黃門侍郎因言公義之短竟去官吏人守闕訴寃相繼不絕後數歲帝悟除內史侍郎丁母憂未幾起爲司隸大夫檢校右禦衛武賁郎將從征至柳城郡卒時年六十二子融

柳儉

柳儉字道約河東解人也祖元璋魏司州大中正相華

二州刺史父裕周聞喜令儉有局量立行清苦爲州里所敬雖至親眎無敢狎侮周代歷宣納上士畿伯大夫及高祖受禪擢拜水部侍郎封率道縣伯未幾出爲廣漢太守甚有能名俄而郡廢時高祖初有天下勵精思政妙簡良能出爲牧宰以儉仁明著稱擢拜蓬州刺史獄訟者庭遣不爲文書約束佐史從容而已獄無繫囚蜀王秀時鎮益州列上其事遷邛州刺史在職十餘年萌夷悅服蜀王秀之得罪也儉坐與交通免職及還鄉里乘敝車羸馬妻子衣食不贍見者咸歎服焉煬帝嗣位徵之于時以功臣任職牧州領郡者並帶戎資唯儉

自良吏帝嘉其績用特授朝散大夫拜弘化太守賜物一百段而遣之儉清節逾勵大業五年入朝郡國畢集帝謂納言蘇威吏部尚書牛弘曰其中清名天下第一者爲誰威等以儉對帝又問其次威以涿郡丞郭絢潁川郡丞敬肅等二人對帝賜儉帛二百匹絢肅各一百匹令天下朝集使送至郡邸以旌異焉論者美之及大業末盜賊蜂起數被攻逼儉撫結人夷卒無離叛竟以保全及義兵至長安尊立恭帝儉與留守李粲縞素於州南向慟哭旣而歸京師相國賜儉物三百段就拜上大將軍歲餘卒于家時年八十九

郭絢

郭絢河東安邑人也家素寒微初爲尚書令史後以軍功拜儀同歷數州司馬長史皆有能名大業初刑部尚書宇文弼巡省河北引絢爲副煬帝將有事於遼東以涿郡爲衝要訪可任者聞絢有幹局拜涿郡丞吏人悅服數載遷爲通守兼領留守及山東盜賊起絢逐捕之多所剋獲時諸郡無復完者唯涿郡獨全後將兵擊竇建德於河間戰死人吏哭之數月不息

敬肅

敬肅字弘儉河東蒲坂人也少以貞介知名釋褐州士簿開皇初爲安陵令有能名擢拜秦州司馬轉幽州長史仁壽中爲衛州司馬俱有異績煬帝嗣位遷潁川郡丞大業五年朝東都帝令司隸大夫薛道衡爲天下羣官之狀道衡狀稱肅曰心如鐵石老而彌篤時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當塗用事其邑在潁川每有書屬肅肅未嘗開封輒令使者持去述賓客有放縱者以法繩之無所寬貸由是述銜之八年朝於涿郡帝以其年老有治名將擢爲太守者數矣輒爲述所毀不行大業末乞骸骨優詔許之去官之日家無餘財歲餘終于家時年

劉曠

劉曠不知何許人也性謹厚每以誠恕應物開皇初爲平鄉令單騎之官人有諍訟者輒丁寧曉以義理不加繩劾各自引咎而去所得俸祿賑施窮乏百姓感其德化更相篤勵曰有君如此何得爲非在職七年風教大洽獄中無繫囚爭訟絕息囹圄盡皆生草庭可張羅及去官吏人無少長號泣於路將送數百里不絕遷爲臨穎令清名善政爲天下第一尚書左僕射高頴言其狀上召之及引見勞之曰天下縣令固多矣卿能獨異於衆良足美也顧謂侍臣曰若不殊獎何以爲勸於是下

王伽

王伽

王伽河間章武人也開皇末爲齊州行參軍初無足稱後被州使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時制流人並枷鎖傳送伽行次滎陽哀其辛苦悉呼而謂之曰卿輩旣犯國刑虧損名教身嬰縲紲此其職也今復重勞援卒豈獨不媿於心哉參等辭謝伽曰汝等雖犯憲法枷鎖亦大辛苦吾欲與汝等脫去行至京師總集能不違期不皆拜謝曰必不敢違伽於是悉脫其枷停援卒與期日某日當至京師如致前却吾當爲汝受死舍之

而去流人咸悅依期而至一無離叛上聞而驚異之召見與語稱善久之於是悉召流人并令攜負妻子俱入賜宴於殿庭而赦之乃下詔曰凡在有生含靈稟性咸知好惡並識是非若臨以至誠明加勸導則俗必從化人皆遷善往以海內亂離德教廢絕官人無慈愛之心兆庶懷姦詐之意所以獄訟不息澆薄難治朕受命上天安養萬姓思遵聖法以德化人朝夕孜孜意在於此而伽深識朕意誠心宣導參等感悟自赴憲司明是率土之人非爲難教良是官人不加曉示致令陷罪無由自新若使官盡王伽之儔人皆李參之輩刑厝不用其何遠哉於是擢伽爲雍令政有能名

魏德深

魏德深本鉅鹿人也祖冲仕周爲刑部大夫建州刺史因家弘農父毗鬱林令德深初爲文帝挽郎後歷馮翊書佐武陽司戶書佐以能遷貴鄉長爲政清淨不嚴而治會興遼東之役徵稅百端使人往來責成郡縣于時三綱弛紊吏多賤賄所在徵歛下不堪命唯德深一縣無相通不竭其力所求皆給百姓不擾稱爲大治于時盜賊羣起武陽諸城多被淪陷唯貴鄉獨全郡丞元寶藏受詔逐捕盜賊每戰不利則器械必盡輒徵發於

人動以軍法從事如此者數矣其鄰城營造皆聚於聽事吏人遞相督責晝夜喧囂猶不能濟德深各問其所欲任隨便修營官府寂然恒若無事唯約束長吏所修不須過勝餘縣使百姓勞苦然在下各自竭心常爲諸縣之最尋轉館陶長貴鄉吏人聞之相與言及其事皆歔歔流涕語不成聲及將赴任傾城送之號泣之聲道路不絕旣至館陶闔境老幼皆如見其父母有猾人負外郎趙君實與郡丞元寶藏深相交結前後令長未有不受其指麾者自德深至縣君實屏處於室未嘗輒敢出門逃竄之徒歸來如市貴鄉父老冒涉艱險詣闕請

留德深有詔許之館陶父老復詣郡相訟以貴卿文爲詐郡不能決會持節使者韋霽杜整等至兩縣詣使訟之乃斷從貴卿貴卿吏人歌呼滿道互相稱慶館陶衆庶合境悲哭因而居住者數百家寶藏深害其能會越王侗徵兵於郡寶藏遂令德深率兵千人赴東都俄而寶藏以武陽歸李密德深所領皆武陽人也以本土從賊念其親戚輒出都門東向慟哭而反人或謂之曰李密兵馬近在金墉去此二十餘里汝必欲歸誰能相禁何爲自苦如此其人皆垂泣曰我與魏明府同來不忍弃去豈以道路艱難乎其得人心如此後與賊戰沒

於陣貴卿館陶人庶至今懷之時有櫟陽令渤海高世衡蕭令彭城劉高城臯令弘農劉熾俱有恩惠大業之末長史多賊汙衡高及熾清節逾勵風教大洽獄無繫囚爲吏人所稱

史臣曰古語云善爲水者引之使平善化人者撫之使靜水平則無損於隄防人靜則不犯於憲章然則易俗移風服教從義不資於明察必藉於循良者也彥光等皆內懷直道至誠待物故得所居而化所去見思至於景茂之過惡揚善公義之撫視疾病劉曠之化行所部德深之愛結人心雖信臣杜詩鄭渾朱邑不能繼也詩云愷悌君子人之父母豈徒言哉恭懿所在尤異屢簡帝心追旣往之一旨遂流亡於道路惜乎柳儉去官妻子不贍趙軌秩滿酌水餞離清矣

人缺缺又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然則今之煩苛吏之嚴酷不能致理百代可知考覽前載有時而用之矣昔秦任獄吏赭衣滿道漢革其風矯枉過正禁網踈闊遂漏吞舟大姦巨猾犯義侵禮故剛克之吏摧拉凶邪一切禁姦以救時弊雖乖教義或有所取焉高祖膺期平一江左四海九州服教從義至於威行郡國力折公侯乘傳賦人探丸斫吏者所在蔑聞焉無曩時之弊亦已明矣士文等功不足紀才行無聞遭遇時來叨竊非據肆其褊性多行無禮君子小人咸罹其毒凡厥所益莫不懷然居其下者視之如蛇虺過其境者逃之如寇讎與人之恩心非好善加人之罪事非疾惡其所笞辱多在無辜察其所為豺狼之不若也無禁姦除猾之志肆殘虐幼賤之心君子惡之故編為酷吏傳也

庫狄士文

庫狄士文代人也祖干齊左丞相父敬武衛將軍肆州刺史士文性孤直雖鄰里至親莫與通狎少讀書在齊襲封章武郡王官至領軍將軍周武帝平齊山東衣冠多迎周師唯士文閉門自守帝奇之授開府儀同三司隨州刺史高祖受禪加上開府封湖陂縣子尋拜貝州刺史性清苦不受公料家無餘財其子常噉官廚餅士

文枷之於獄累日杖之一百步送還京僕隸無敢出門所買鹽菜必於外境凡有出入皆封署其門親舊絕跡慶弔不通法令嚴肅吏人股戰道不拾遺有細過必深文陷害嘗入朝遇上置酒高會賜公卿入左藏任取多少人皆極重士文獨口銜絹一匹兩手各持一匹上問其故士文曰臣口手俱滿餘無所須上異之別加賞物勞而遣之士文至州發擿姦隱長吏尺布升粟之贓無所寬貸得千餘人而表之上悉配防嶺南親戚相送哭泣之聲徧於州境至嶺南遇瘴癘死者十八九於是父母妻子唯哭士文士文聞之令人捕捉槌捶盈前而哭者彌甚有京兆韋焜爲貝州司馬河東趙達爲清河令二人並苛刻唯長史有惠政時人爲之語曰刺史羅刹政司馬蝮蛇瞋長史含笑判清河生喫人上聞而歎曰士文之暴過於猛獸竟坐免未幾以爲雍州長史士文謂人曰我向法深不能窺候要貴必死此官矣及下車執法嚴正不避貴戚賓客莫敢至門人多怨望士文從父妹爲齊氏嬪有色齊滅之後賜薛國公長孫覽爲妾覽妻鄭氏性妬譖之於文獻后后令覽離絕士文恥之不與相見後應州刺史唐君明居母憂娉以爲妻由是士文君明並爲御史所劾士文性剛在任數日憤恚而

死家無餘財有子三人朝夕不繼親友無內之者

田式

田式字顯標馮翊下邳人也祖安興父長樂仕魏俱爲本郡太守式性剛果多武藝拳勇絕人周明帝時年十八授都督領鄉兵後數載拜渭南太守政尚嚴猛吏人重足而立無敢違法者遷本郡太守親故屏跡請託不行武帝聞而善之進位儀同三司賜爵信都縣公擢拜延州刺史從帝平齊以功加上開府徙爲庭州刺史改封梁泉縣公高祖總百揆尉迴作亂鄴城從韋孝寬擊之以功拜大將軍進爵武山郡公及受禪拜襄州總管

專以立威爲務每視事于外必盛氣以待其下官屬股慄無敢仰視有犯禁者雖至親昵無所容貸其女婿京兆杜寧自長安省之式誠寧無出入寧久之不得還竊上北棧以暢羈思式知之笞寧五十其所愛奴嘗詰式白事有蟲上其衣衿揮袖拂去之式以爲慢已立榜殺之或察吏姦贓部內劫盜者無問輕重悉禁地牢中寢處糞穢令其苦毒自非身死終不得出每赦書到州式未暇讀先召獄卒殺重囚然後宣示百姓其刻暴如此由是爲上所譴除名爲百姓式慙恚不食妻子至其所輒怒唯侍僮二人給使左右從家中索椒欲以自殺家

人不與陰遣所侍僮詣市買毒藥妻子又奪而弃之式
恚卧其子信時爲儀同至式前流涕曰大人旣是朝廷
舊臣又無大過比見公卿放辱者多矣旋復升用大人
何能久乎乃至於此式歛然而起抽刀砍信信遽走避
之刃中於鬪上知之以式爲罪已之深復其官爵尋拜
廣州總管卒官

燕榮

燕榮字貴公華陰弘農人也父侃周大將軍榮性剛嚴
有武藝仕周爲內侍上士從武帝伐齊以功授開府儀
同三司封高邑縣公高祖受禪進位大將軍封落叢郡

公拜晉州刺史從河間王弘擊突厥以功拜上柱國遷
青州總管榮在州選絕有力者爲伍伯吏人過之者必
加詰問輒楚撻之創多見骨姦盜屏迹境內肅然他州
縣人行經其界者畏若寇讎不敢休息上甚善之後因
入朝覲特加勞勉榮以母老請每歲入朝上許之及辭
上賜宴于內殿詔王公作詩以餞之伐陳之役以爲行
軍總管率水軍自東萊傍海入大湖取吳郡旣破丹陽
吳人共立蕭瓛爲主阻兵於晉陵爲宇文述所敗退保
包山榮率精甲五千躡之瓛敗走爲榮所執晉陵會稽
悉平檢校揚州總管尋徵爲右武侯將軍突厥寇邊以

爲行軍總管屯幽州母憂去職明年起爲幽州總管榮性嚴酷有威容長史見者莫不惶懼自失范陽盧氏代爲著姓榮皆署爲吏卒以屈辱之鞭笞左右動至千數流血盈前飲噉自若嘗按部道次見叢荆堪爲笞捶命取之輒以試人人或自陳無咎榮曰後若有罪當免爾及後犯細過將槌之人曰前日被杖使君許有罪宥之榮曰無過尚爾況有過邪榜捶如舊榮每巡省管內聞官人及百姓妻女有美色輒舍其室而淫之貪暴放縱日甚是時元弘嗣被除爲幽州長史懼爲榮所辱固辭上知之勅榮曰弘嗣杖十已上罪皆須奏聞榮忿曰豎

子何敢弄我於是遣弘嗣監納倉粟颺得一糠一粃輒罰之每笞雖不滿十然一日之中或至三數如是歷年怨隙日構榮遂收付獄禁絕其糧弘嗣饑餒抽衣絮雜水咽之其妻詣闕稱寃上遣考功侍郎劉士龍馳驛鞫問奏榮虐毒非虛又贓穢狼藉遂徵還京師賜死先是榮家寢室無故有蛆數斛從地墳出未幾榮死於蛆出之處有子詢

趙仲卿

趙仲卿天水隴西人也父綱周大將軍仲卿性麤暴有膂力周齊王憲甚禮之從擊齊攻臨秦統戎威遠伏龍

張壁等五城盡平之又擊齊將段孝先於姚襄城苦戰連日破之以功授大都督尋典宿衛平齊之役以功遷上儀同兼趙郡太守入爲畿伯中大夫王謙作亂仲卿使在利州卽與總管豆盧勣發兵拒守爲謙所攻仲卿督兵出戰前後一十七陣及謙平進位大將軍封長垣縣公邑千戶高祖受禪進爵河北郡公開皇三年突厥犯塞以行軍總管從河間王弘出賀蘭山仲卿別道俱進無虜而還復鎮平涼尋拜石州刺史法令嚴猛纖微之失無所容捨鞭笞長吏輒至二百官人戰慄無敢違犯盜賊屏息皆稱其能遷兗州刺史未之官拜朔州總

管于時塞北盛興屯田仲卿總統之微有不理者仲卿輒召主掌撻其胷背或解衣倒曳於荆棘中時人謂之猛獸事多克濟由是收穫歲廣邊戍無餽運之憂會突厥啓民可汗求婚於國上許之仲卿因是間其骨肉遂相攻擊十七年啓民窘迫與隋使長孫晟投通漢鎮仲卿率騎千餘馳援之達頭不敢逼潛遣人誘致啓民所部至者二萬餘家其年從高頰指白道以擊達頭仲卿率兵三千爲前鋒至族蠡山與虜相遇交戰七日大破之追奔至乞伏洎復破之虜千餘口雜畜萬計突厥悉衆而至仲卿爲方陣四面拒戰經五日會高頰大兵至

合擊之虜乃敗走追度白道踰秦山七百餘里時突厥降者萬餘家上命仲卿處之恒安以功進位上柱國賜物三千段朝廷慮達頭掩襲啓民令仲卿屯兵二萬以備之代州總管韓洪永康公李藥王蔚州刺史劉隆等將步騎一萬鎮恒安達頭騎十萬來寇韓洪軍大敗仲卿自樂寧鎮邀擊斬首虜千餘級明年督役築金河定襄二城以居啓民時有表言仲卿酷暴者上令御史王偉按之並實惜其功不罪也因勞之曰知公清正爲下所惡賜物五百段仲卿益恣由是免官仁壽中檢校司馬蜀王秀之得罪奉詔往益州窮按之秀賓客經過

之處仲卿必深文致法州縣長吏坐者大半上以爲能賞婢奴五十口黃金二百兩米粟五千石奇寶雜物稱是煬帝嗣位判兵部工部二曹尚書事其年卒時年六十四謚曰肅贈物五百段子弘嗣

崔弘度

弟弘昇

崔弘度字摩訶衍博陵安平人也祖楷魏司空父說周敷州刺史弘度膂力絕人儀貌魁岸鬚面甚偉性嚴酷十七周大象宰宇文護引爲親信尋授都督累轉大都督時護子中山公訓爲蒲州刺史令弘度從焉嘗與訓登樓至上層去地四五丈俯臨之訓曰可畏也弘度曰

此何足畏歟然擲下至地無損傷訓以其拳捷大奇之
後以戰勳授儀同從武帝滅齊進位上開府鄴縣公賜
物三千段粟麥三千石奴婢百口雜畜千計尋從汝南
公宇文神舉破盧昌期於范陽宣帝嗣位從鄖國公韋
孝寬經略淮南弘度與化政公宇文忻司水賀婁子幹
至肥口陳將潘琛率兵數千來拒戰隔水而陣忻遣弘
度諭以禍福琛至夕而遁進攻壽陽降陳守將吳文立
弘度功最以前後勳進位上大將軍襲父爵安平縣公
及尉迴作亂以弘度爲行軍總管從韋孝寬討之弘度
募長安驍雄數百人爲別隊所當無不披靡弘度妹先

適迴子爲妻及破鄴城迴窘迫升樓弘度直上龍尾追
之迴彎弓將射弘度弘度脫兜鍪謂迴曰相識不今日
各圖國事不得顧私以親戚之情謹遏亂兵不許侵辱
事勢如此早爲身計何所待也迴擲弓於地罵大丞相
極口而自殺弘度顧其弟弘昇曰汝可取迴頭弘昇遂
斬之進位上柱國時行軍總管例封國公弘度不時殺
迴致縱惡言由是降下一等爲武鄉郡公開皇初突厥
入寇弘度以行軍總管出原州以拒之虜退弘度進屯
靈武月餘而還拜華州刺史納其妹爲秦孝王妃尋遷
襄州總管弘度素貴御下嚴急動行捶罰吏人讐氣聞

其聲莫不戰慄所在之處令行禁止盜賊屏跡梁王蕭琮來朝上以弘度爲江陵總管鎮荊州弘度未至而琮叔父巖擁居人以叛弘度追之不及陳人憚弘度亦不敢窺荊州平陳之役以行軍總管從秦孝王出襄陽道及陳平賜物五千段高智惠等作亂復以行軍總管出泉門道隸於楊素弘度與素品同而年長素每屈下之一旦隸素意甚不平素言多不用素亦優容之及還檢校原州事仍領行軍總管以備胡無虜而還上甚禮之復以其弟弘昇女爲河南王妃仁壽中檢校太府卿自以一門二妃無所降下每誠其寮吏曰人當誠恕無得

欺誑皆曰諾後嘗食鼈侍者八九人弘度一一問之曰鼈美乎人懼之皆云鼈美弘度大罵曰傭奴何敢誑我汝初未食鼈安知其美俱杖八十官屬百工見之者莫不流汗無敢欺隱時有屈突蓋爲武侯驃騎亦嚴刻長安爲之語曰寧飲三升酢不見崔弘度寧茹三升艾不逢屈突蓋然弘度理家如官子弟班白動行捶楚閨門整肅爲當時所稱未幾秦王妃以罪誅河南王妃復被廢黜弘度憂恚謝病於家諸弟乃與之別居彌不得志煬帝卽位河南王爲太子帝將復立崔妃遣中使就第宣旨使者詣弘昇家弘度不之知也使者返帝曰弘度

有何言使者曰弘度稱有疾不起帝默然其事竟寢弘度憂憤未幾卒

弘昇字上客在周爲右侍上士尉迴作亂相州與兄弘度擊之以功拜上儀同尋加上開府封黃臺縣侯邑八百戶高祖受禪進爵爲公授驃騎將軍宿衛十餘年以勳舊遷慈州刺史數歲轉鄭州刺史後以戚屬之故待遇愈隆遷襄州總管及河南王妃罪廢弘昇亦免官煬帝卽位歷冀州刺史信都太守進位金紫光祿大夫轉涿郡太守遼東之役檢校左武衛大將軍事指平壤與宇文述等同敗績奔還發病而卒時年六十

元弘嗣

元弘嗣河南洛陽人也祖剛魏漁陽王父經周漁陽郡公弘嗣少襲爵十八爲左親衛開皇九年從晉王平陳以功授上儀同十四年除觀州總管長史在州專以嚴峻任事吏人多怨之二十年轉幽州總管長史于時燕榮爲總管肆虐於弘嗣每被笞辱弘嗣心不伏榮遂禁弘嗣於獄將殺之及榮誅死弘嗣爲政酷又甚之每推鞠囚徒多以酢灌鼻或搯弋其下竅無敢隱情姦僞屏息仁壽末授木工監脩營東都大業初煬帝潛有取遼東之意遣弘嗣往東萊海口監造船諸州役丁苦其捶

楚官人督役晝夜立於水中略不敢息自腰以下無不生蛆死者十三四尋遷黃門侍郎轉殿內少監遼東之役進位金紫光祿大夫明年帝復征遼東會奴賊寇隴右詔弘嗣擊之及玄感作亂逼東都弘嗣屯兵安定或告之謀應玄感者代王侑遣使執之送行在所以無反形當釋帝疑不解除名徙日南道死時年四十九有子仁觀

王文同

王文同京兆潁陽人也性明辯有幹用開皇中以軍功拜儀同尋授桂州司馬煬帝嗣位徵爲光祿少卿以忤

旨出爲恒山郡丞有一人豪猾每持長吏長短前後守令咸憚之文同下車聞其名召而數之因令左右刻木爲太極埋之於庭出尺餘四角各埋小檄令其人踣心於木檄上縛四支於小檄以棒毆其背應時潰爛郡中大駭吏人相視懾氣及帝征遼東令文同巡察河北諸郡文同見沙門齋戒菜食者以爲妖妄皆收繫獄北至河間召諸郡官人小有遲違者輒皆覆面於地而箠殺之求沙門相聚講論及長老共爲佛會者數百人文同以爲聚結惑衆盡斬之又悉裸僧尼驗有淫狀非童男女者數千人復將殺之郡中士女號哭於路諸郡驚駭

隋書卷七十四
列傳第四十一
各奏其事帝聞而大怒遣使者達奚善意馳鑠之斬於河間以謝百姓讎人剖其棺斮其肉而噉之斯須咸盡史臣曰御之良者不在於煩策政之善者無取於嚴刑故雖寬猛相資德刑互設然不嚴而化前哲所重士文等運屬欽明時無桀黠未閑道德實懷殘忍賊人肌體同諸木石輕人性命甚於芻狗長惡不悛鮮有不及故或身嬰罪戮或憂恚顛隕凡百君子以爲有天道焉嗚呼後來之士立身從政縱不能爲子高門以待封其可令毋掃墓而望喪乎

隋書卷七十四終

隋書卷七十五

列傳第四十

特進臣魏徵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勅重校刊

儒林

儒之爲教大矣其利物博矣篤父子正君臣尚忠節重仁義貴廉讓賤貪鄙開政化之本源鑿生民之耳目百王損益一以貫之雖世或汗隆而斯文不墜經邦致治非一時也涉其流者無祿而富懷其道者無位而尊故

仲尼頓挫於魯君孟軻抑揚於齊后荀卿見珍於彊楚叔孫取貴於隆漢其餘處環堵以驕富貴安陋巷而輕王公者可勝數哉自晉室分崩中原喪亂五胡交爭經籍道盡魏氏發迹代陰經營河朔得之馬上茲道未弘暨夫太和之後盛脩文教搢紳碩學濟濟盈朝縫掖巨儒往往傑出其雅誥奧義宋及齊梁不能尚也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大抵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考其終始

八會歸

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爰自漢魏碩學多清通逮乎近古巨儒必鄙俗文武不墜弘之在人豈獨愚蔽於當今而皆明哲於往昔在乎用與不用知與不知耳然曩之弼諧庶績必舉德於鴻儒近代左右邦家咸取士於刀筆縱有學優入室勤踰刺股名高海內擢第甲科若命偶時來未有望於青紫或數將運舛必委弃於草澤然則古之學者祿在其中今之學者困於貧賤明達之人志識之士安肯滯於所習以求貧賤者哉此所以儒罕通人學多鄙俗者也昔齊列康莊之第多士如林燕起碣石之宮羣英自遠是知俗易風移必由上之所好

非夫聖明御世亦無以振斯頽俗矣自正朔不一將三
百年師說紛紛無所取正高祖膺期纂歷平一寰宇頓
天網以掩之貴旌帛以禮之設好爵以縻之於是四海九
州強學待問之士靡不畢集焉天子乃整萬乘率百寮
遵問道之儀觀釋奠之禮博士整懸河之辯侍中竭重
席之奧考正亡逸研覈異同積滯羣疑渙然冰釋於是
超擢奇雋厚賞諸儒京邑達于四方皆啓黌校齊魯趙
魏學者尤多負笈追師不遠千里議誦之聲道路不絕
中州儒雅之盛自漢魏以來一時而已及高祖暮年精
信獨不悅儒術專尚刑名執政之徒咸非篤好暨仁

壽間遂廢天下之學唯存國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煬
帝卽位復開庠序國子郡縣之學盛於開皇之初徵辟
儒生遠近畢至使相與講論得失於東都之下納言定
其差次一以聞奏焉于時舊儒多已凋亡二劉拔萃出
類學通南北博極今古後生鑽仰莫之能測所製諸經
義疏搢紳咸師宗之旣而外事四夷戎馬不息師徒怠
散盜賊羣起禮義不足以防君子刑罰不足以威小人
空有建學之名而無弘道之實其風漸墜以至滅亡方
領矩步之徒亦多轉死溝壑凡有經籍自此皆湮沒於
煨塵矣遂使後進之士不復聞詩書之言皆懷攘寇之

心相與陷於不義傳曰學者將植不學者將落然則盛衰是繫興亡攸在有國有家者可不慎歟諸儒有身沒道存遺風可想皆採其餘論綴之於此篇云

元善

元善河南雒陽人也祖史魏侍中父羅初爲梁州刺史及父被誅奔於梁官至征北大將軍青冀二州刺史善少隨父至江南性好學遂通涉五經尤明左氏傳及侯景之亂善歸於周武帝甚禮之以爲太子宮尹賜爵江陽縣公每執經以授太子開皇初拜內史侍郎上每之曰人倫儀表也凡有敷奏詞氣抑揚觀者屬目陳使

袁雅來聘上令善就館受書雅出門不拜善論舊事有拜之儀雅不能對遂拜成禮而去後遷國子祭酒上嘗親臨釋奠命善講孝經於是敷陳義理兼之以諷諫上大悅曰聞江陽之說更起朕心賚絹百匹衣一襲善之通博在何妥之下然以風流醞籍俯仰可觀音韻清朗聽者忘倦由是爲後進所歸妥每懷不平心欲屈善因善講春秋初發題諸儒畢集善私謂妥曰名望已定幸無相苦妥然之及就講肆妥遂引古今滯義以難善多不能對善深銜之二人由是有隙善以高頰有宰相之具嘗言於上曰楊素麤疎蘇威怯懦元胄元旻正似鴨

耳可以付社稷者唯獨高頴上初然之及頴得罪上以善之言爲頴游說深責望之善憂懼先患消渴於是疾動而卒時年六十

辛彥之

辛彥之隴西狄道人也祖世叙魏涼州刺史父靈輔周涇州刺史彥之九歲而孤不交非類博涉經史與天水牛弘同志好學後入關遂家京兆周太祖見而器之引爲中外府禮曹賜以衣馬珠玉時國家草創百度伊始朝貴多出武人脩定儀注唯彥之而已尋拜中書侍郎及周閔帝受禪彥之與少宗伯盧辯專掌儀制明武時

歷職典祀太祝樂部御正四曹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奉使迎突厥皇后還賚馬二百匹賜爵龍門縣公邑千戶尋進爵五原郡公加邑千戶宣帝卽位拜少宗伯高祖受禪除大常少卿改封任城郡公進位上開府尋轉國子祭酒歲餘拜禮部尚書與祕書監牛弘撰新禮吳興沈重名爲碩學高祖嘗令彥之與重論議重不能抗於是避席而謝曰辛君所謂金城湯池無可攻之勢高祖大悅後拜隨州刺史于時州牧多貢珍玩唯彥之所貢並供祭之物高祖善之顧謂朝臣曰人安得無學彥之所貢稽古之力也遷洛州刺史前後俱有惠政彥之又

崇信佛道於城內立浮圖二所並十五層開皇十一年
州人張元暴死數日乃蘇云遊天上見新構一堂制極
崇麗元問其故人云潞州刺史辛彥之有功德造此堂
以待之彥之聞而不悅其年卒官諡曰宣彥之撰墳典
一部六官一部祝文一部禮要一部新禮一部五經異
義一部並行於世有子仲龕官至猗氏令

何妥

何妥字棲鳳西城人也父細胡通商入蜀遂家郫縣事
梁武陵王紀主知金帛因致巨富號爲西州大賈妥少
機警八歲遊國子學助教顧良戲之曰汝旣姓何是荷

葉之荷爲是河水之河應聲荅曰先生姓顧是眷顧之
顧是新故之故衆咸異之十七以技巧事湘東王後知
其聰明召爲誦書左右時蘭陵蕭春亦有雋才住青楊
巷妥住白楊頭時人爲之語曰世有兩雋白楊何妥青
楊蕭春其見美如此江陵陷周武帝尤重之授大學博
士宣帝初欲立五后以問儒者辛彥之對曰后與天子
匹體齊尊不宜有五妥駁曰帝嘗四妃舜又二妃亦何
常數由是封襄城縣伯高祖受禪除國子博士加通直
散騎常侍進爵爲公妥性勁急有口才好是非人物時
納言蘇威當言於上曰臣先人每誡臣云唯讀孝經一

卷足可立身治國何用多爲上亦然之安進曰蘇威所學非止孝經厥父若信有此言威不是訓是其不孝若無此言面欺陛下是其不誠不誠不孝何以事君且夫子有云不讀詩無以言不讀禮無以立豈容蘇綽教子獨及聖人之訓乎威時兼領五職上甚親重之安因奏威不可信任又以掌天文律度皆不稱職安又上八事以諫其一事曰臣聞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孔子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由此言之政之治亂必慎所舉故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察今之舉人良異于此無論諂直莫擇賢愚心欲崇高則起家喉

舌之任意須抑屈必白首郎署之官人之不服實由於此臣聞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弃之伏見留心獄訟愛人如子每應決獄無不詢訪羣公刑之不濫君之明也刑旣如此爵亦宜然若有懋功簡在帝心者便可擢用自斯以降若選重官必須參以衆議勿信一人之舉則上不偏私下無怨望其二事曰孔子云是察阿黨則罪無掩蔽又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所謂比者卽阿黨也謂心之所愛旣已光華榮顯猶加提挈心之所惡旣已沈滯屈辱薄言必罰提挈旣成必相掩蔽則欺上之心生矣屈辱旣加則有怨恨謗讟

之言出矣伏願廣加逃訪勿使朋黨路開威恩專擅有
國之患莫大於此其三事曰臣聞舜舉十六族所謂八
元八愷也計其賢明理優今日猶復擇才授任不相侵
濫故得四門雍穆庶績咸熙今官員極多用人甚少有
一人身上乃兼數職爲是國無人也爲是不善也今
萬乘大國髦彥不少縱有明哲無由自達東方朔言曰
尊之則爲將卑之則爲虜斯言信矣今當官之人不度
德量力旣無呂望傳說之能自負傅崑滋水之氣不慮
憂深責重唯畏總領不多安斯寵任輕彼權軸好致顛
覆實此之由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

任也臣聞窮力舉重不能爲用伏願更任賢良分才參
掌使各行有餘力則庶事康哉其四事曰臣聞禮云析
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者殺孔子曰仍舊貫
何必改作伏見比年以來改作者多矣至如范威漏刻
十載不成趙翊尺稱七年方決公孫濟迂誕醫方費逾
巨萬徐道慶迴互子午糜耗飲食常明破律多歷歲時
王渥亂名曾無紀極張山居未知星位前已躁藉太常
曹魏祖不識北辰今復鞞鞞太史莫不用其短見便自
夸毗邀射名譽厚相誣罔請今日已後有如此者若其
言不驗必加重罰庶令有所畏忌不敢輕奏狂簡其餘

文多不載時蘇威權兼數司先嘗隱武功故妥言自負
傳巖滋水之氣以此激上書奏威大銜之十二年威定
考文學又與妥更相訶詆威勃然曰無何妥不慮無博
士妥應聲曰無蘇威亦何憂無執事由是威有隙其後
上令妥考定鍾律妥又上表曰臣聞明則有禮樂幽則
有鬼神然則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禮樂又云樂至則
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臣聞
樂有二一曰姦聲二曰正聲夫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
順氣成象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
俗天下皆寧孔子曰放鄭聲遠佞人故鄭衛宋趙之聲

出內則發疾外則傷人是以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
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人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
危其財匱五者皆亂則國亡無日矣魏文侯問子夏曰
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欲寐聽鄭衛之音而不知倦何也
子夏對曰夫古樂者始奏以文復亂以武脩身及家平
均天下鄭衛之音者姦聲以亂溺而不止優雜子女不
知父子今君所問者樂也所愛者音也夫樂之與音相
近而不同爲人君者謹審其好惡案聖人之作樂也非
止苟悅耳目而已矣欲使在宗廟之內君臣同聽之則
莫不和敬在鄉里之內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閭

門之內父子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此先王立樂之方也
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
是也故黃鍾大呂弦歌干戚僮子皆能儻之能知樂者
其唯君子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
樂知樂則幾於道矣紂爲無道大師抱樂器以奔周晉
君德薄師曠固惜清徵上古之時未有音樂鼓腹擊壤
樂在其間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至于黃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
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湯作大濩武王作大武從夏以來
年代久遠唯有名字其聲不可得聞自殷至周備于詩

頌故自聖賢已下多習樂者至如伏羲減瑟文王足琴
仲尼擊磬子路鼓瑟漢高擊筑元帝吹簫漢高祖之初
叔孫通因奏樂人制宗廟之樂迎神于道門奏嘉至之
樂迎神于廟門奏嘉至之樂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
廟門奏未至之樂以爲行步之節猶采薺肆夏也乾豆
上薦奏登歌之樂猶古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奏休成
之樂美神饗也皇帝就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成
也其休成未至二曲叔孫通所制也漢高祖廟奏武德
文始五行之儻當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陳是舜後故
齊有韶樂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是也秦始皇

隋書卷七十五 及傳 十
滅齊得齊韶樂漢高祖滅秦韶傳於漢高祖改名文始以示不相襲也五行儻者本周大武樂也始皇改曰五行及于孝文復作四時之儻以示天下安和四時順也孝景采武德儻以爲昭德孝宣又采昭德以爲盛德雖變其名大抵皆因秦舊事至於魏晉皆用古樂魏之三祖並制樂辭自永嘉播越五都傾蕩樂聲南渡是以大備江東宋齊以來至于梁代所行樂事猶皆傳古三雍四始實稱大盛及侯景篡逆樂師分散其四儻三調悉度僞齊齊氏雖知傳受得曲而不用之於宗廟朝廷也臣少好音律留意管絃年雖耆老頗皆記憶及東土剋

定樂人悉返訪其逗遛果云是梁人所教今三教四儻並皆有手雖不能精熟亦頗具雅聲若令教習傳授庶得流傳古樂然後取其會歸撮其指要因循損益更制嘉名歌盛德於當今傳雅正於來葉豈不美歟謹具錄三調四儻曲名又製歌辭如別其有聲曲流宕不可以陳於殿庭者亦悉附之於後書奏別勅太常取妥節度於是作清平瑟三調聲又作八佾鞞巾拂四舞先是太常所傳宗廟雅樂數十年唯作大呂廢黃鍾妥又以深乖古意乃奏請用黃鍾詔下公卿議從之俄而妥子蔚爲祕書郎有罪當刑上哀之減死論是後恩禮漸薄

六年出爲龍州刺史時有負笈遊學者安皆爲講說教授之爲刺史箴勒于州門外在職三年以疾請還詔許之復知學事時上方使蘇夔在太常參議鍾律夔有所建議朝士多從之安獨不同每言夔之短高祖下其議朝臣多排安安復上封事指陳得失大抵論時政損益并指斥當世朋黨於是蘇威及吏部尚書盧愷侍郎薛道衡等皆坐得罪除伊州刺史不行尋爲國子祭酒卒官諡曰肅撰周易講疏十三卷孝經義疏三卷莊子義疏四卷及與沈重等撰三十六科鬼神感應等大義九卷詩經義疏一卷樂要一卷文集十卷並行於世

蕭該

蘭睦蕭該者梁鄱陽王恢之孫也少封攸侯梁荊州陷與何妥同至長安性篤學詩書春秋禮記並通大義尤精漢書甚爲貴遊所禮開皇初賜爵山陰縣公拜國子博士奉詔書與妥正定經史然各執所見遞相是非久而不能就上譴而罷之該後撰漢書及文選音義咸爲當時所貴

包愷

東海包愷字子和樂其兄榆明五經愷悉傳其業又從王仲通受史記漢書尤稱精究大業中爲國子助教于

時漢書學者以蕭包二人爲宗匠聚徒教授著錄者數千人卒門人爲起墳立碣焉

房暉遠

房暉遠字崇儒恒山真定人也世傳儒學暉遠幼有志行治三禮春秋三傳詩書周易兼善圖緯恒以教授爲務遠方負笈而從者動以千計齊南陽王綽爲定州刺史聞其名召爲博士周武帝平齊搜訪儒俊暉遠首應辟命授小學下士及高祖受禪遷太常博士太常卿牛弘每稱爲五經庫吏部尚書韋世康薦之爲大學博士尋與沛公鄭譯脩正樂章丁母憂解任後數歲授歿寇

將軍復爲大常博士未幾擢爲國子博士會上令國子生通一經者並悉薦舉將擢用之旣策問訖博士不能時定臧否祭酒元善怪問之暉遠曰江南河北義例不同博士不能徧涉學生皆恃其所短稱已所長博士各自疑所以久而不決也祭酒因令暉遠考定之暉遠覽筆便下初無疑滯或有不服者暉遠問其所傳義疏輒爲始末誦之然後出其所短自是無敢飾非者所試四五百人數日便決諸儒莫不推其通博皆自以爲不能測也尋奉詔預脩令式高祖嘗謂羣臣曰自古天子有女樂乎楊素以下莫知所出遂言無女樂暉遠進曰

臣聞窈窕淑女鍾鼓樂之此卽王者房中之樂著於雅頌不得言無高祖大悅仁壽中卒官時年七十二朝廷嗟惜焉賜賻甚厚贈員外散騎常侍

馬光

馬光字榮伯武安人也少好學從師數十年晝夜不息圖書識緯莫不畢覽尤明三禮爲儒者所宗開皇初高祖徵山東義學之士光與張仲讓孔籠竇士榮張黑奴劉祖仁等俱至並授大學博士時人號爲六儒然皆鄙野無儀範朝廷不之貴也士榮尋病死仲讓未幾告歸鄉里著書十卷自云此書若奏我必爲宰相又數言玄

象事州縣列上其狀竟坐誅孔籠張黑奴劉祖仁未幾亦被譴去唯光獨存嘗因釋奠高祖親幸國子學王公以下畢集光升座講禮啓發章門已而諸儒生以次論難者十餘人皆當時碩學光剖析疑滯雖辭非俊辨而理義弘贍論者莫測其淺深咸共推服上嘉而勞焉山東三禮學者自熊安生後唯宗光一人初教授瀛博間門徒千數至是多負笈從入長安後數年丁母憂歸鄉里遂有終焉之志以疾卒於家時年七十三

劉焯

劉焯字士元信都昌亭人也父洽郡功曹焯犀額龜背

望高視遠聰敏沈深弱不好弄少與河間劉炫結盟爲
友同授詩於同鄉劉軌思受左傳於廣平郭懋常問禮
於阜城熊安生皆不卒業而去武強交津橋劉智海家
素多墳籍焯與炫就之讀書向經十載雖衣食不繼晏
如也遂以儒學知名爲州博士刺史趙熹引爲從事舉
秀才射策甲科與著作郎王劭同應國史兼參議律曆
仍直門下省以待顧問俄除員外將軍後與諸儒於祕
書省考定羣言因假還鄉里縣令韋之業引爲功曹尋
復入京與左僕射楊素吏部尚書牛弘國子祭酒蘇威
國子祭酒元善博士蕭該何妥太學博士房暉遠崔崇

德晉王文學崔贖等於國子共論古今滯義前賢所不
通者每升座論難鋒起皆不能屈楊素等莫不服其精
博六年運洛陽石經至京師文字磨滅莫能知者奉敕
與劉炫等考定後因國子釋奠與炫二人論義深挫諸
儒咸懷妬恨遂爲飛章所謗除名爲民於是優遊鄉里
專以教授著述爲務孜孜不倦賈馬王鄭所傳章句多
所是非九章竿術周髀七曜歷書十餘部推步日月之
經量度山海之術莫不覈其根本窮其祕奧著稽極十
卷曆書十卷五經述議並行於世劉炫聰明博學名亞
於焯故時人稱二劉焉天下名儒後進質疑受業不遠

千里而至者不可勝數論者以爲數百年已來博學通
儒無能出其右者然懷抱不曠又嗇於財不行束脩者
未嘗有所教誨時人以此少之廢太子勇聞而召之未
及進謁詔令事蜀王非其好也久之不至王聞而大怒
遣人柳送於蜀配之軍防其後典校書籍王以罪廢焯
又與諸儒脩定禮律除雲騎尉煬帝卽位遷太學博士
俄以疾去職數年復被徵以待顧問因上所著歷書與
太史令張胃玄多不同被駁不用大業六年卒時年六
十七劉炫爲之請謚朝廷不許

劉炫

劉炫字光伯河間景城人也少以聰敏見稱與信都劉
焯閉戶讀書十年不出炫眸子精明視日不眩強記默
識莫與爲儔左畫方右畫圓口誦目數耳聽五事同舉
無有遺失周武帝平齊瀛州刺史宇文亢引爲戶曹從
事後刺史李繪署禮曹從事以吏幹知名歲餘奉勅與
著作郎王劼同脩國史俄直門下省以待顧問又與諸
術者脩天文律曆兼於內史省考定羣言內史令博陵
李德林甚禮之炫雖徧直三省竟不得官爲縣司責其
賦役茲自陳於內史內史送詣吏部吏部尚書韋世惠
問是所能炫自爲狀曰周禮禮記毛詩尚書公羊左傳

孝經論語孔鄭王何服杜等注凡十三家雖義有精粗並堪講授周易儀禮穀梁用功差少史子文集嘉言美事咸誦於心天文律曆窮覈微妙至於公私文翰未嘗假手吏部竟不詳試然在朝知名之士十餘人保明炫所陳不謬於是除殿內將軍時牛弘奏請購求天下遺逸之書炫遂偽造書百餘卷題爲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取賞而去後有人訟之經赦免死坐除名歸于家以教授爲務太子勇聞而召之旣至京師勅令事蜀王秀遷延不往蜀王大怒枷送益州旣而配爲帳內每使執杖爲門衛俄而釋之與校書史炫因擬屈原卜居

爲筮塗以自寄及蜀王廢與諸儒脩定五禮授旅騎尉吏部尚書牛弘建議以爲禮諸侯絕傍暮大夫降一等今之上柱國雖不同古諸侯比大夫可也官在第二品宜降傍親一等議者多以爲然炫駁之曰古之仕者宗一人而已庶子不得進由是先王重適其宗子有分祿之義族人與宗子雖疎遠猶服縗三月良由受其恩也今之仕者位以才升不限適庶與古旣異何降之有今之貴者多忽近親若或降之民德之疎自此始矣遂寢其事開皇二十年廢國子四門及州縣學唯置太學博士二人學生七十二人炫上表言學校不宜廢情理甚

切高祖不納開皇之末國家殷盛朝野皆以遼東爲意
炫以爲遼東不可伐作撫夷論以諷焉當時莫有悟者
及大業之季三征不克炫言方驗煬帝卽位牛弘引炫
脩律令高祖之世以刀筆吏類多小人年久長姦勢使
然也又以風俗陵遲婦人無節於是立格州縣佐史三
年而代之九品妻無得再醮炫著論以爲不可弘竟從
之諸郡置學官及流外給廩皆發自於炫弘嘗從容問
炫曰案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於前判官減
則不濟其故何也炫對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
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

簿恒慮覆治鍛鍊若其不密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
云老吏抱案死古今不同若此之相懸也事繁政敝職
此之由弘又問魏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
舍其事何由炫對曰齊氏立州不過數十三府行臺遞
相統領文書行下不過十條今州三百其繁一也往者
州唯置綱紀郡置守丞縣唯令而已其所具寮則長官
自辟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今則不然大小之官悉
由吏部纖介之迹皆屬考功其繁二也省官不如省事
省事不如清心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弘甚善
其言而不能用納言楊達舉炫博學有文章射策高第

除大學博士歲餘以品卑去任還至長平奉勅追詣行
在所或言其無行帝遂罷之歸于河間于時羣盜鋒起
穀食踊貴經籍道息教授不行炫與妻子相去百里聲
問斷絕鬱鬱不得志乃自爲贊曰通人司馬相如揚子
雲馬季長鄭康成等皆自叙風徽傳芳來葉余豈敢仰
均先達貽笑從昆徒以日迫桑榆大命將近近故友飄零
門徒雨散溘死朝露埋魂朔野親故莫照其心後人不
見其迹殆及餘喘薄言曾臆貽及行邁傳示州里使夫
將來俊哲知余鄙志耳余從縮髮以來迄於白首嬰孩
爲慈親所恕極楚未嘗加從學爲明師所矜榎楚弗之

及暨乎敦叙邦族交結等夷重物輕身先人後己昔在
幼弱樂參長者爰及耆艾數接後生學則服而不厭誨
則勞而不倦幽情寡適心事方違內省生平顧循終始
其大幸有回其深恨有一性本愚蔽家業貧窶爲父兄
所饒廁縉紳之末遂得博覽典誥窺涉今古小善著於
丘園虛名聞於邦國其幸一也隱顯人間沈浮世俗數
忝徒勞之職久執城旦之書名不挂於白簡事不染於
丹筆立身立行慙慙實多啓手啓足庶幾可免其幸二
也以此庸虛屢動神眷以此卑賤每升天府齊鑣驥驟
比翼鴻鴻整緗素於鳳池記言動於麟閣參謁宰輔造

請羣公厚禮殊恩增榮改價其幸三也晝漏方盡大耋已嗟退反初服歸骸故里翫文史以怡神閱魚鳥以散慮觀省野物登臨園沼緩步代車無罪爲貴其幸四也仰休明之盛世慨道教之陵遲蹈先儒之逸軌傷羣言之蕪穢馳騫墳典釐改僻謬脩撰始畢圖事適成天違人願途不我與世路未夷學校盡廢道不備於當時業不傳於身後銜恨泉壤實在茲乎其深恨一也時在郡城糧餉斷絕其門人多隨盜賊哀炫窮乏詣郡城下索炫郡官乃出炫與之炫爲賊所將過城下堡未幾賊爲官軍所破炫饑餓無所依復投縣城長吏意炫與賊相知恐爲後變遂閉門不納是時夜冰寒因此凍餒而死時年六十八其後門人謚曰宣德先生炫性躁競頗俳諧多自矜伐好輕侮當世爲執政所醜由是官塗不遂著論語述議十卷春秋攻昧十卷五經正名十二卷孝經述議五卷春秋述議四十卷尚書述議二十卷毛詩述議四十卷注詩序一卷筭術一卷並行於世

褚輝

吳郡褚輝字高明以三禮學稱於江南煬帝時徵天下儒術之士悉集內史省相次講論輝博辯無能屈者由是擢爲大學博士撰禮疏一百卷

顧彪

餘杭顧彪字仲文明尚書春秋煬帝時爲祕書學士撰古文尚書疏二十卷

魯世達

餘杭魯世達煬帝時爲國子助教撰毛詩章句義疏四十一卷行於世

張仲

吳郡張仲字叔玄仕陳爲左中郎將非其好也乃覃思經典撰春秋義略異於杜氏七十餘事喪服義三卷孝經義三卷論語義十卷前漢書義十二卷官至漢王侍

讀

王孝籍

平原王孝籍少好學博覽羣言徧治五經頗有文翰與河間劉炫同志友善開皇中召入祕書助王劭脩國史劭不之禮在省多年而不免輸稅孝籍鬱鬱不得志奏記於吏部尚書牛弘曰竊以毒螫瘖膚則申旦不寐饑寒切體亦卒歲無聊何則痛苦難以安貧窮易爲蹙况懷抱之內水火鑠脂膏腠理之間風霜侵骨髓安可齧舌緘唇吞聲飲氣惡呻吟之響忍酸辛之酷哉伏惟明尚書公動哀矜之色開寬裕之懷咳唾足以活枯鱗吹

噓可用飛窮羽芬椒蘭之氣暖布帛之詞許小人之請
聞大君之聽雖復山川不遠鬼神在茲信而有徵言無
不履猶恐拯溺遲於援手救經緩於扶足待越人之舟
楫求魯匠之雲梯則必懸於槁樹之枝沒於深淵之底
矣夫以一介貧人七年直省課役不免慶賞不霑賣禹
貢之田供釋之之費有弱子之累乏強兄之產叨以老
母在堂光陰遲暮寒暑違闕關山超遠齧臂爲期前途
逾邈倚閭之望朝夕已勤謝相如之病無官可以免發
梅福之狂非仙所能避愁疾甚乎厲鬼人生異夫金石
營魂且散恐筮予無徵齋恨入冥則虛緣慰顧比乃王

稽所以致言應侯爲之不樂也潛鬢髮之內居冒曉之
間子野未曾聞離朱所不見沈淪東觀留滯南史終無
薦引來同埋殯三世不移雖由寂寞十年不調實乏知
已夫不世出者聖明之君也不萬一者誠賢之臣也以
夫不世出而逢不萬一此小人所以爲明尚書幸也坐
人物之源運銓衡之柄反披狐白不好緇衣此小人爲
明尚書不取也昔荆王未剖荆卞和之足百里未用碎
禽息之首居得言之地有能用之資增耳目之明無手
足之蹙憚而弗爲孰知其解夫官或不稱其能士或未
申其屈一夫竊議語流天下勞不見圖安能無望儻病

未及死狂還克念汗窮愁之簡屬離憂之詞記志於前
脩通心於來哲使千載之下哀其不遇追咎執事有點
清塵則不肖之軀死生爲累小人之罪方且未刊願少
加怜愍留心無忽弘亦知其有學業而竟不得調後歸
鄉里以教授爲業終于家注尚書及詩遭亂零落

史臣曰古語云容體不足觀勇力不足恃族姓不足道
先祖不足稱然而顯聞四方流聲後胤者其唯學乎信
哉斯言也暉遠榮伯之徒篤志不倦自求諸已遂能聞
道下風稱珍席上或聚徒千百或服冕乘軒見重明時
實惟稽古之力也江陽從容雅望風韻閑遠清談高論

籍甚當年彥之敦經悅史砥身礪行志存典制動蹈規
矩何爰通涉雋爽神情警悟雅有口才兼擅詞筆然許
以爲直失儒者之風焉劉焯道冠縉紳數窮天象旣精
且博洞幽究微鉤深致遠源流不測數百年來斯人而
已劉炫學實通儒才堪成務九流七略無不該覽雖探
賾索隱不逮於焯裁成義說文雅過之並道亞生知時
不我與或纔登於下士或餒棄於溝壑惜矣子夏有言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之所與者聰明所不與者貴仕
上聖且猶不免焯炫其如命何

